

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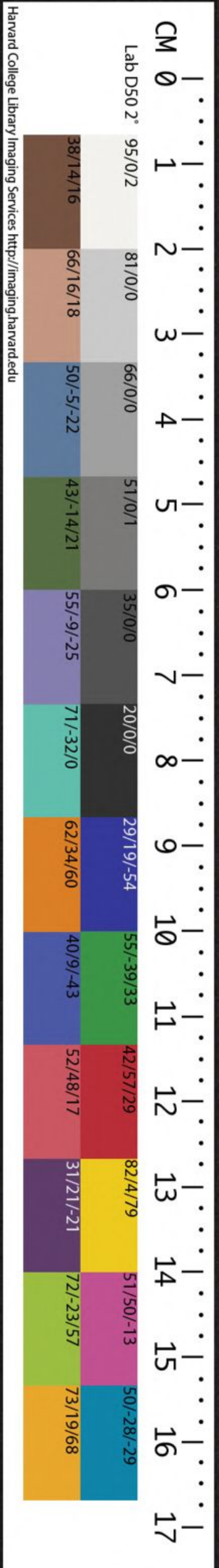
卷二百五之十



60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元史卷二百五

列傳第九十二

皇明翰林學士宋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聖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姦臣

古之為史者善惡備書所以示勸懲也故孔子脩春秋於亂臣賊子之事無不具載而楚之史名檮杌皆以戒夫為惡者使知所懼而不敢肆焉後世作史者有酷吏佞幸姦臣叛逆之傳良有以也元之舊史往往詳於記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善畧於懲惡是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爾然姦巧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竊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於殞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槩亦或散見於實錄編年之中猶有春秋之意存焉謹撮其尤彰著者彙次而書之作姦臣傳以爲世鑒而叛逆之臣亦各以類附見云

阿合馬回紇人也不知其所由進世祖中統三年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阿合馬奏降條畫宣諭各路運司明年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給授宣牌以興鼓鑄之利世祖陞開平

府爲上都又以阿合馬同知開平府事領左右部如故阿合馬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兼領已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鐵一百二萬七十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輸官者凡四萬石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馬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軍匠等戶鈞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是年秋八月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超拜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進階榮祿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國用使司阿合馬又以平章政事兼領使職久之制國用使司

奏以東京歲課布踈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於彼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者宜改鑄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又言國家費用浩繁今歲自車駕至都已支鈔四千錠恐來歲度支不足宜量節經用十一月制國用使司奏桓州峪所採銀鑛已十六萬斤百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採鑛所需鬻錫以給之悉從其請七年正月立尚書省罷制國用使司又以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負衆咸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又見其與丞相線真史天澤等爭辨屢有以訕之由

是竒其才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悞益甚矣丞相安童含容久之言於世祖曰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從臣等議定奏聞已有旨俞允今尚書省一切以聞似違前奏世祖曰汝所言是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敢如是耶其不與卿議非是宜如卿所言又言阿合馬所用部官左丞許衡以爲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請宣付如不與恐異日有辭宜試其能否久當自見世祖然之五月尚書省奏括天下戶口旣而御史臺言所在捕蝗百姓勞擾括戶事宜少緩遂止初立尚書省時有旨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

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咨中書聞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以爲言世祖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事並付阿合馬庶事體明白世祖俱從之八年三月尚書省再以閱實戶口事奏條畫詔諭天下是歲奏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仍令本路兼領九年併尚書省入中書省又以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右丞相安童見阿合馬擅權日甚欲捄其弊乃奏大都路總管以次多

不稱職乞選人代之尋又奏阿合馬張惠挾宰相權爲商賈以網羅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無所訴阿合馬曰誰爲此言臣等當與廷辯安童進曰省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狀明白世祖曰若此者徵畢當顯黜之旣而樞密院奏以忽辛同僉樞密院事世祖不允曰彼賈胡事猶不知况可責以機務耶十二年伯顏帥師伐宋旣渡江捷報日至世祖命阿合馬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漢歸楊誠等議行鹽鈔法于江南及貿易藥材事阿合馬奏樞云江南交會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顏已嘗榜諭交會不換今亟行之失信於民文謙

謂可行與否當詢伯顏漢歸及誠皆言以中統鈔易其
交會何難之有世祖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以此
問陳巖巖亦以宋交會速宜更換今議已定當依汝言
行之又奏北鹽藥材樞與公履皆言可使百姓從便販
鬻臣等以爲此事若小民爲之恐紊亂不一擬於南京
衛輝等路籍括藥材蔡州發鹽十二萬斤禁諸人私相
貿易世祖曰善其行之十二年阿合馬又言比因軍興
之後減免編民征税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府兼
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臣以爲莫若驗戶數多寡遠以
就近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選廉幹官分理其事應公

私鐵鼓鑄官爲局賣仍禁諸人毋私造銅器如此則民
力不屈而國用充矣乃奏立諸路轉運司以亦必烈金
札馬刺丁張暉富珪蔡德潤紇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顏
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刺沙等爲使有亦馬都丁者以負
宮銀得罪而罷旣死而所負尚多中書省奏議裁處世
祖曰此財穀事其與阿合馬議之十五年正月世祖以
西京饑發粟萬石賑之又諭阿合馬宜廣貯積以備闕
乏阿合馬奏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
究索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罪之其沮抑臺察如
此四月中書左丞崔斌奏曰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

遂命阿里等澄汰之今已顯有徵驗蔽不以聞是爲罔
上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溺於私愛乃以不肖子
抹速忽克達魯花赤佩虎符此豈量才授任之道又言
阿合馬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今身爲平章而子
若姪或爲行省叅政或爲禮部尚書將作院達魯花赤
領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自背前言有虧公道有旨並
罷黜之然終不以是爲阿合馬罪世祖嘗謂淮西宣慰
使昂吉兒曰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
者乃爲稱職阿里海牙麥朮丁等亦未可爲相回回人
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爲上所稱道如此十六年四月

中書奏立江西權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
舉司未幾以忽辛爲中書右丞明年中書省奏阿塔海
阿里言今立宣課提舉司官吏至五百餘員左丞陳巖
范文虎等言其擾民且侵盜官錢乞罷之阿合馬奏昨
有旨籍江南糧數屢移文取索不以實上遂與樞密院
御史臺及廷臣諸老集議謂設立運司官多俸重宜諸
路立提舉司都省行省各委一人任其事今行省未嘗
委人卽請罷之乃歸咎臣等然臣所委人有至者僅兩
月計其侵用凡千一百錠以彼所管四年較之又當幾
何今立提舉司未及三月而罷豈非恐彼姦弊呈露故

先自言以絕迹耶宜令御史臺遣能臣同往凡有非法具以實聞世祖曰阿合馬所言是其令臺中選人以往若已能自白方可責人阿合馬嘗奏宜立大宗正府世祖曰此事豈卿輩所宜言乃朕事也然宗正之名朕未之知汝言良是其思之阿合馬欲理筭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立行省以來一切錢穀奏遣不魯合荅兒劉思愈等往檢覈之得其擅易命官八百員自分左右司官及鑄造銅印等事以聞世祖曰阿里伯等何以爲辭阿合馬曰彼謂行省昔嘗鑄印矣臣謂昔以江南未定故便宜行之今與昔時事異又擅支糧四

十七萬石奏罷宣課提舉司及中書遣官理筭徵鈔萬二千錠有奇二人竟以是就戮時阿合馬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禎耿仁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逋賦不蠲衆庶流移京兆等路歲辦課至五萬四千錠猶以爲未實民有附郭美田輒取爲已有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卿者慨然上書發其姦竟爲阿合馬所害斃于獄事見長卿傳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王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密鑄大銅錠自誓願擊阿合馬首會妖僧高和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而歸詐稱

死殺其徒以尸欺衆逃去人亦莫知著乃與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及午著又遣崔總管矯傳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若干以是夜會東宮前易莫察其僞卽令指揮使顏義領兵俱往著自馳見阿合馬詭言太子將至今省官悉候于宮前阿合馬遣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等數騎出關北行十餘里遇其衆僞太子者責以無禮盡殺之奪其馬南入健德門夜二鼓莫敢何問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獨僞太子者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

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訊之囚右丞張惠樞密院御史臺留守司官皆遙望莫測其故尚書張九思自宮中大呼以爲詐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挺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等逃去著挺身請囚中丞也先帖木兒馳奏世祖特方駐蹕察罕腦兒聞之震怒卽日至上都命樞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孫叅政阿里等馳駟至大都討爲亂者庚辰獲高和尚于高粱河辛巳孛羅等至都壬午誅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并殺張易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

事者阿合馬死世祖猶不深知其姦令中書母問其妻子及詢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其妾有名引住者籍其藏得二熟人皮於櫃中兩耳具存一闔豎專掌其扇鑄訊問莫知爲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又以絹二幅畫甲騎數重圍守一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之爲者盡者陳其姓又有曹震主者嘗推筭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事聞勅剝四人者皮以徇

盧世榮大名人也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權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朝廷之臣諱言財利事皆無以副世祖裕國足民之意有桑哥者薦世榮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世祖召見奏對稱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辛丑召中書省官與世榮廷辨論所當爲之事右丞相和禮霍孫等守正不撓爲強詞所勝與右丞相麥木丁參政張雄飛溫迪罕皆罷復起安童爲右丞相以世榮爲右丞而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參議中書省事拜降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旣驟被顯用卽日奉旨中書整治鈔法遍

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翌日同右丞相安童
奏竊見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
宜見宜官給衣糧委各路正官提舉其事又奏懷孟竹
園江湖魚課及襄淮屯田事越三日安童奏世榮所陳
數事乞詔示天下世祖曰除給丐者衣食外並依所陳
乃下詔云金銀係民間通行之物自立平準庫禁百姓
私相買賣今後聽民間從便交易懷孟諸路竹貨係百
姓栽植有司拘禁發賣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貨不通
今罷各處竹監從民貨賣收稅江湖魚課已有定例長
流採捕貧民恃以爲生所在拘禁今後聽民採用軍國

事務往來全資站驛馬價近增又令各戶供使臣飲食
以致疲弊今後除驛馬外其餘官爲支給既而中書省
又奏鹽每引十五兩國家未嘗多取欲便民食今官豪
詭名罔利停貨待價至一引賣八十貫京師亦百二十
貫貧者多不得食議以二百萬引給商一百萬引散諸
路立常平鹽局或販者增價官平其直以售庶民用給
而國計亦得世祖從之世榮居中書未十日御史中丞
崔彧言其不可爲相大忤旨下彧吏按問罷職世榮言
京師富豪戶釀酒酤賣價高味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
禁罷官自酤賣明年正月壬午世祖御香殿世榮奏臣

言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二千六百錠之外臣更經畫不取於民裁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初未行下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世祖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奏古有權酷之法今宜立四品提舉司以領天下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十錠自王文統誅後鈔法虛弊爲今之計莫若依漢唐故事括銅鑄至元錢及製綾券與鈔參行因以所織綾券上之世祖曰便益之事當速行之又奏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

給告者今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畜臣將不費一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官立鑪鼓鑄爲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糶之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虛弊諸物踊貴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都立市易司領諸牙僧人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爲率四給牙僧六爲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

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爲率官取其八二與牧
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曰汝先言數事皆善固
速行此事亦善祖宗時亦欲行之而不果朕當思之
世榮因奏曰臣之行事多爲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
寔懼焉請先言之世祖曰汝言皆是惟欲人無言者安
有是理汝無防朕飲食起居間可自爲防疾足之犬狐
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自愛也彼姦僞者
則不愛耳汝之職分既定其無以一二人從行亦當謹
衛門戶遂諭丞相安童增其從人其爲帝所倚眷如此
又十有餘日中書省請罷行御史臺其所隸按察司隸

內臺又請隨行省所在立行樞密院世祖曰行院之事
前日已議由阿合馬任智自私欲其子忽辛行省兼兵
柄而止汝今行之於事爲宜明日奏陞六部爲二品又
奏令按察司總各路錢穀擇幹濟者用之其刑名事上
御史臺錢穀由部申省世祖曰汝與老臣共議然後行
之可也二月辛酉御史臺奏中書省請罷行臺改按察
爲提刑轉運司俾兼錢穀臣等竊惟初置行臺時朝廷
老臣集議以爲有益今無所損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
轉運則糾彈之職廢請右丞相復與朝廷老臣集議得
旨如所請壬戌御史臺奏前奉旨令臣等議罷行臺及

兼轉運事世榮言按察司所任皆長才舉職之人可兼錢穀而廷臣皆以爲不可彼所取人臣不敢止惟言行臺不可罷者衆議皆然世祖曰世榮以爲何如奏曰欲罷之耳世祖曰其依世榮言中書省奏立規措所秩五品所司官吏以善賈者爲之世祖曰此何職世榮對曰規畫錢穀者遂從之又奏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之門今籍錄以爲汙濫此豈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世祖曰何必言此可用者用之遂以前河間轉運使張弘綱撒都丁不曾合散孫桓並爲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使其他擢用

者甚衆世榮旣以利自任懼怒之者衆乃以九事說世祖詔天下其一免民間包銀三年其二官吏俸免民間帶納其三免大都地稅其四江淮民失業貧困鬻妻子以自給者所在官爲收贖使爲良民其五逃移復業者免其差稅其六鄉民造醋者免收課其七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其八添支內外官吏俸五分其九定百官考課升擢之法大抵欲以釋怨要譽而已世祖悉從之旣而又奏立真定濟南江淮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以治課程仍立條例禁諸司不得追攝管課官吏及遣人輒至辦課處沮擾按察司不得檢察文卷又

奏大都酒課日用米千石以天下之衆北京師當居三分之二酒課亦當日用米二千石今各路但總計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其奸欺盜隱如此安可不禁臣等已責各官增舊課二十倍後有不如數者重其罪皆從之三月庚子世榮奏以宣德王好禮並爲瀾西道宣慰使世祖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奏彼入狀中書能歲辦鈔七十五萬錠是以令往從之四月世榮奏曰臣伏蒙聖眷事皆委臣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之者草生其間臣今創田之已耕者有焉未耕者有焉或纔播種或旣生苗然不令人守之爲物蹂踐則

可惜也方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安田者也然不假之以力則田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雨則亦終無成所謂夫雨者陛下與臣添力是也惟陛下憐臣世祖曰朕知之矣令奏行事之日皆從之世榮居中書纔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戴與世榮稍不合坐以廢格詔旨奏而殺之朝中凜凜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章劾之大槩言其苛劾誅求爲國歛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已不相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弊今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賤今百物愈貴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

錠不取於民今迫脅諸路勒令如數虛認而已始言令民快樂今所爲無非擾民之事若不早爲更張待其自敗正猶蠹雖除而木已病矣世祖時在上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以其狀聞世祖始大悟卽日遣陵都八都兒秃刺帖木兒等還大都命安童集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間事者同世榮聽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同赴上都壬戌御史中丞阿刺帖木兒郭佑侍御史白秃刺帖木兒參政撒的迷失等以世榮所伏罪狀奏曰不白丞相安童支鈔二十萬錠擅升六部爲二品効李壇令急遞鋪用紅青白三色囊轉行文字不與樞密院

議調三行省萬二千人置濟州委漕運使陳柔爲萬戶管領以沙全代萬戶竄王戌淞西吳江用阿合馬黨人潘傑馮珪爲杭鄂二行省叅政宣德爲杭州宣慰餘分布中外者衆以鈔虛閉回易庫民間昏鈔不可行罷白酵課立野麵木植磁器桑棗煤炭匹段青果油坊諸牙行調出縣官鈔八十六萬餘錠丞相安童言世榮昔奏能不取於民歲辦鈔三百萬錠令鈔復實諸物悉賤民得休息數月卽有成效今已四閱月所行不符所言錢穀出者多於所入引用儉人紊亂選法翰林學士趙孟傳等亦以爲世榮初以財賦自任當時人情不敢預料

將謂別有方術可以增益國用及今觀之不過如御史所言更張之機正在今日若復恣其所行爲害非細阿刺帖木兒同天祥等與世榮對於世祖前一欵伏遣忽都帶兒傳旨中書省命丞相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處遂下世榮于獄十一月乙未世祖問忽刺出曰汝於盧世榮有何言對曰近漢人新居中書者言世榮欵伏罪無遺者獄已竟矣猶曰養之徒費廩食有旨誅世榮判其肉以食禽獮

桑哥膽巴國師之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故嘗爲西蕃

譯史爲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後貴幸乃諱言師事膽巴而背之至元中擢爲總制院使總制院者掌浮圖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御史臺嘗欲以章閭爲按察使世祖曰此人桑哥嘗言之及盧世榮見用亦由桑哥之薦中書省嘗令李留判者市油桑哥自請得其錢市之司徒和禮霍孫謂非汝所宜爲桑哥不服至與相毆且謂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盜曷若與僧寺及官府營利息乎乃以油萬斤與之桑哥後以所營息錢進和禮霍孫曰我初不悟此也一日桑哥在世祖前論和雇和買事因語及此世祖益喜始有大任之意嘗有

旨令桑哥具省臣姓名以進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
桑哥咸與聞焉二十四年二月復置尚書省遂以桑哥
與鐵木兒爲平章政事詔告天下改行中書省爲行尚
書省六部爲尚書六部三月更定鈔法頒行至元寶鈔
於天下中統鈔通行如故桑哥嘗奉旨檢覈中書省事
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
五錠平章麥木丁卽自伏叅政楊居寬微自辯以爲實
掌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令左右拳其面因問曰旣典
選事果無黜陟失當者乎尋亦引服叅議伯降以下凡
鈎考違惰耗失等事及叅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忤

旨各款伏遣叅政忻都奏聞世祖令丞相安童與桑哥
共議且諭毋令麥木丁等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爲辭此
輩固狡獪人也數日桑哥又奏鞫中書叅政郭佑多所
逋負尸位不言以疾爲託臣謂中書之務隳惰如此汝
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故毆辱之今已欵服世
祖命窮詰之佑與居寬後皆棄市人咸寃焉臺吏王良
弼嘗與人議尚書省政事又言尚書鈎校中書不遺餘
力他日我曹得發尚書奸利其誅籍無難桑哥聞之捕
良弼至與中書臺院札魯忽赤鞫問欵服謂此曹誹謗
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其家有吳德者嘗爲江寧

縣達魯花赤求仕不遂私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日覈正中書之弊他日復爲中書所覈汝獨不死也耶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按問殺之沒其妻子入官桑哥嘗奏以沙不丁遙授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爲叅政依前領泉府市舶兩司拜降福建行省平章旣得旨乃言於世祖曰臣前言凡任省臣與行省官並與丞相安童共議今奏用沙不丁烏馬兒等適丞相還大都不及通議臣恐有以前奏爲言者世祖曰安童不在朕若主也朕已允行有言者其令朕前言之時江南行臺與行省並無文移事無巨細必咨內臺呈省聞奏桑哥以其往復

稽留誤事宜如內臺例分呈各省又按察司文案宜從各路民官檢覈遞相糾舉且自太祖時有旨凡臨官事者互相覺察此故事也從之十月乙酉世祖遣諭旨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唐有此制否咸對曰有之翌日左丞葉李以翰林集賢諸臣所對奏之且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桑哥能之宜爲右丞相制曰可遂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兼統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於是桑哥奏以平章鐵木兒代其位右丞阿剌渾撒里陞平章政事葉李遷右丞叅政馬紹陞左丞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

縣官吏稽緩誤事奉旨遣人遍笞責之今真定宣慰使
速哥南京宣慰使荅失蠻皆勲賢舊臣之子宜取聖裁
敕罷其任明年正月以甘肅行尚書省叅政鐵木哥無
心任事又不與協力奏乞牙帶代之未幾又以江西行
尚書省平章政事忽都鐵木兒不職奏而罷之兵部尚
書忽都荅兒不勤其職桑哥毆罷之而後奏世祖曰若
此等不罷汝事何由得行也萬億庫有舊牌條七千餘
條桑哥言歲久則腐宜析而他用賜諸王出伯銀二萬
五千兩幣帛萬匹載以官驢至則併以爲賜桑哥言不
若以驢載玉而回世祖甚然之其欲以小利結知如此

漕運司達魯花赤怯來未嘗巡察沿河諸倉致盜詐腐
敗者多桑哥議以兵部侍郎塔察兒代之自立尚書省
凡倉庫諸司無不鈎考先摘委六部官復以爲不專乃
置徵理司以治財穀之當追者時桑哥以理筭爲事毫
分縷析入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而避
之十月桑哥奏湖廣行省錢穀已責平章要束木自首
償矣外省欺盜必多乞以叅政忻都戶部尚書王巨濟
叅議尚書省事阿散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何榮祖札
魯忽赤禿忽魯泉府司卿李佑奉御吉丁監察御史戎
益僉樞密院事崔或尚書省斷事官燕真刑部尚書安

祐監察御史伯顏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
甘肅安西六省每省各二人特給印章與之省部官既
去事不可廢擬選人爲代聽食元俸理筭之間宜給兵
以備使令且以爲衛世祖皆從之當是時天下騷然江
淮尤甚而諛佞之徒方且諷都民史吉等爲桑哥立石
頌德世祖聞之曰民欲立則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
也於是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桑哥又以總制
院所統西蕃諸宣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宜有以崇
異之奏改爲宣政院秩從一品用三臺銀印世祖問所
用何人對曰臣與脫因於是命桑哥以開府儀同三司

尚書右丞相兼宣政使領功德使司事脫因同爲使世
祖嘗召桑哥謂曰朕以葉李言更至元鈔所用者法所
貴者信汝無以楮視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識之二十六
年桑哥請鈎考甘肅行尚書省及益都淄萊淘金總管
府僉省趙仁榮總管明里等皆以罪罷世祖幸上都桑
哥言去歲陛下幸上都臣日視內帑諸庫今歲欲乘小
輿以行人必竊議世祖曰聽人議之汝乘之可也桑哥
又奏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簿凡經監察御史稽照
者遺逸尚多自今當令監察御史卽省部稽照書姓名
於卷末苟有遺逸易於歸罪仍命侍御史堅童視之失

則連坐世祖從之乃管監察御史四人是後監察御史
赴省部者掾令史與之抗禮但遣小吏持文簿置案而
去監察御史遍閱之而臺綱廢矣參政忻都既去尋召
赴闕以戶部尚書王巨濟專任理筭江淮省左丞相忙
兀帶總之閏十月桑哥輔政碑成樹于省前樓覆其上
而冊牘之桑哥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
往歲計之不足者餘百萬錠自尚書省鈎考天下財穀
賴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歛及百姓臣恐自今難用
此法矣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亦鮮矣臣憂之臣
愚以爲鹽課每引今直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爲一錠茶

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爲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
萬錠內地五萬錠協濟戶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
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爲全賦如此則國用庶可
支臣等免於罪矣世祖曰如所議行之桑哥既專政凡
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而其宣勅尚由中書桑哥以爲
言世祖乃命自今宣勅並付尚書省由是以刑爵爲貨
而販之咸走其門入貴價以買所欲貴價入則當刑者
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人心駭愕二十八年春世祖畋
於遼北也里審班及也先帖木兒徹里等劾奏桑哥專
權黷貨時不忽木出使三遣人趣召之至覲於行殿世

祖以問不忽木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
卽誣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蠶起召亂在旦
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留守賀伯顏亦嘗爲世祖陳
其奸欺又而言者益衆世祖始決意誅之二月世祖諭
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
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哥等持御史李
渠等已刷文卷至令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辨論徃復
數四桑哥等辭屈明日帝駐蹕土口復召御史臺暨中
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
只必因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徵之二年不報思

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省拆卷持對其弊可
見速古兒赤闍里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
防欺弊也若輩爲宰相乃拆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爲
奸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御史臺曰桑哥爲惡始終四
年其奸賊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對
曰知之世祖曰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
追俸惟上所裁數日不決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久任者
當斥罷新者存之乃仆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至七月
乃伏誅平章婁束木者桑哥之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
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婁束木召至其家受賀畢方

詣省望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至是中書
列其罪以聞世祖命械致湖廣卽其省戮之

鐵木迭兒者木兒火赤之子也嘗遠事世祖成宗大德
間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武宗卽位爲宣徽使至
大元年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雲南行省左丞相居
二載擅離職赴闕尚書省奏奉旨詰問尋以皇太后旨
得貸罪還職明年正月武宗崩仁宗在東宮以丞相三
寶奴等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及李孟爲中書平章政
事銳欲更張庶務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有旨召鐵木
迭兒爲中書右丞相踰月仁宗卽位因遂相之及幸上

都命鐵木迭兒留守大都平章完澤等奏故事丞相留
治京師者出入得張蓋今右丞相鐵木迭兒大都居守
時方盛暑請得張蓋如故事許之是年冬制贈鐵木迭
兒曾祖峻海翊運宣力保大功臣太尉諡武烈祖不憐
吉帶推誠保德定遠功臣太尉諡忠武父木兒火赤推
忠佐理同德功臣太師諡忠貞並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歸德王皇慶元年三月鐵木迭兒奏臣誤蒙聖
恩擢任中書年衰且病雖未能深達政體思竭忠力以
圖報効事有創行敢不自勉前省弊政方與更新欽惟
列聖相承混一區宇日有萬幾若非整飭恐致解弛繼

元史卷二百五
今朝夕視事左右司六部官有不盡心者當論決再不
悛者黜勿叙其有託故僥倖他職者亦不敘仁宗是其
言既而以病去職延祐改元丞相哈散奏臣非世勲族
姓幸逢陛下爲宰相如丞相鐵木迭兒練達政體且嘗
監修國史乞授其印俾領翰林國史院軍國重事悉令
議之仁宗曰然卿其啓諸皇太后與之印大事必使預
聞遂拜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錄軍國重事居數月
復拜中書右丞相合散爲左丞相鐵木迭兒奏蒙陛下
憐臣復擢爲首相依阿不言誠負聖眷比聞內侍隔越
者衆倘非禁止致治實難請敕諸司自今中書政

務毋輒干預又往時富民往諸蕃商販率獲厚利商者
益衆中國物輕蕃貨反重今請以江浙右丞曹立領其
事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征税如制私往者沒其貨
又經月不給苟不預爲規畫必至愆誤臣等集諸老議
皆謂動鈔本則鈔法愈虛加賦稅則毒流黎庶增課額
則比國初已倍五十矣惟預買山東河間運使來歲鹽
引及各冶鐵貨庶可以足今歲之用又江南田糧往歲
雖嘗經理多未覈實可始自江浙以及江東西宜先事
嚴限格信罪賞令田主手實頃畝狀入官諸王駙馬學
校寺觀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貴戚勢家毋得沮撓

請敕臺臣協力以成則國用足矣仁宗皆從之尋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江右爲甚致贛民蔡五九作亂寧都南方騷動遠近驚懼乃罷其事明年鐵木迭兒奏天下庶務雖統於中書而舊制省臣亦分領之請以錢帛鈔法刑名委平章李孟左丞阿卜海牙叅政趙世延等領之其糧儲選法造作驛傳委平章張驢右丞蕭拜住叅政曹從革等領之得旨如所請七月詔諭中外命右丞相鐵木迭兒總宣政院事十月進位太師十一月大宗正府奏累朝舊制凡議重刑必決於蒙古大臣今宜聽於太師右丞相從之鐵木迭兒旣再入

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爲中書右丞尋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楊朵兒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伯顏使出之伯顏持正不可撓而朵兒只已廉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徵乃與拜住及伯顏奏之內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鐵木迭兒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讐朝野凡可以誣陷善人要功利已者靡所不至取晉王田千餘畝興教寺後孺園地三十畝衛兵牧地二十餘畝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

王合兒班荅使人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毳毼幣帛又計鈔十餘萬貫受杭州永興寺僧章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殺人囚張弼鈔五萬貫且既已位極人臣又領宣政院事以其子八里吉思爲之使諸子無功於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爲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山移地震災異數見百姓流亡已乃恬然畧無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願車裂斬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顯戮以示天下庶使後之爲臣者知所警戒奏旣上仁宗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不樂者數日又恐誠

出皇太后意不忍重傷涕之乃僅罷其相位而已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又起爲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叅政趙世延爲御史中丞率諸御史論其不法數十事而內外御史論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皇太后故終不能明正其罪明年正月辛丑仁宗崩越四日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復入中書爲右丞相又逾月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與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院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卽起入奏遽稱旨執二人棄市是日白晝晦冥都人恟懼英宗將行卽位

禮鐵木迭兒恒病足中書省啓祖宗以來皇帝登極中書率百官稱賀班首惟上所命英宗曰其以鐵木迭兒爲之旣卽位鐵木迭兒卽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倉庫所貯糧虧七十八萬石責償於倉官及監臨出內者所貢幣帛紕繆者責償於本處官吏之董其事者仍立程嚴督違者杖之五月英宗在上都鐵木迭兒嫉留守賀伯顏素不附已乃奏其以便服迎詔爲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都民爲之流涕趙世延時爲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鐵木迭兒怒其昔嘗論已方入相時卽從東宮啓英宗遣人逮捕之世延未至鐵木迭兒

使諷世延啗以美官令告引同時異已者世延不肯從至是坐以違詔不敬令法司窮治請寘極刑英宗曰彼罪在前所宜釋免鐵木迭兒對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謀害老臣請究其姓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又焉用問後數日又奏世延當處死罪又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鍛鍊欲使自裁世延終無所屈賴英宗素聞其忠良得免於死鐵木迭兒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英宗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任拜住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踈外以疾死于家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上負國恩下失民

元史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 二十七
望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追奪其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子班丹知樞密院事尋以贓敗不敘鎖南嘗爲治書侍御史其後鐵失弑英宗鎖南以逆黨伏誅

哈麻

哈麻字士廉康里人父禿魯母爲寧宗乳母禿魯以故封冀國公加太尉階金紫光祿大夫哈麻與其弟雪雪早備宿衛順帝深眷寵之而哈麻有口才尤爲帝所愛幸累遷官爲殿中侍御史雪雪累官集賢學士帝每卽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爲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

啜茶卽喫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由是哈麻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遺賂之尋以謀害脫脫出貶南安召入爲禮部尚書俄遷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初脫脫爲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哈麻日趨附其兄弟之門會脫脫去相位而別兒怯不花爲丞相與脫脫有舊怨頗欲中傷之哈麻每於帝前力營護之以故得免初別兒怯不花與太平韓嘉納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兄弟情好甚密及別兒怯不花旣罷九年太平爲左丞相韓嘉納爲御史大夫乃謀黜哈麻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

其罪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馳馬諸物其
八者則設帳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
大寧徽寺爲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
大寧徽寺者掌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
母也哈麻知御史有所言先已於帝前析其非罪事皆
太平韓嘉納所撫拾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
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雪官職居
之草地而幹勒海壽爲陝西廉訪副使於是太平罷爲
翰林學士承旨韓嘉納罷爲宣政使尋出爲江浙行省
平章政事有頃脫忽思皇后泣訴帝謂御史所劾哈麻

事爲侵已帝益怒乃詔奪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已
而脫脫復爲丞相也先帖木兒復爲納史大夫而謫太
平居陝西而加韓嘉納以贓罪杖流奴兒干以死別兒
怯不花旣罷猶出居般陽而禿滿迭兒自中書右丞出
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殺之已而哈麻復見
召用而脫脫兄弟尤德之十二年八月哈麻拜中書添
設右丞明年正月正除右丞時脫脫方信任汝中栢由
郎中爲叅議中書自平章政事以下見其議事皆唯唯
而已獨哈麻性剛決與之論數不合汝中栢因譖哈麻
於脫脫八月出哈麻爲宣政院使又位居第三哈麻由

是深銜脫脫初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揲兒法演揲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荅刺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姦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蕃僧伽璘真於帝其僧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蕃僧爲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

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萱卽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深疾禿魯帖木兒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秋脫脫領大軍討高郵哈麻乘間遂復入中書爲平章政事脫脫之出師也以汝中栢爲治書侍御史俾輔也先帖木兒汝中栢累言哈麻必當屏斥不然必爲後患而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知之恐終不自保因訴

於皇后竒氏曰皇太子旣立而冊寶及郊廟之禮不行者脫脫兄弟之意也皇后旣頗信之哈麻復與汪家奴之子桑哥實里也先帖木兒之客明理明古諧諸皇太子會也先帖木兒移疾家居於是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卽承望哈麻風指奏劾也先帖木兒罪惡章凡三上而帝始允詔收御史臺印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而遂以知樞密院事汪家奴爲御史大夫尋降詔數脫脫老師費財之罪卽軍中奪其兵柄安置淮安旣而脫脫也先帖木兒皆就貶逐以死並籍其家貲人口而以所籍也先帖木兒者賜哈麻十五年四月雪雪由知

樞密院事拜御史大夫五月哈麻遂拜中書左丞相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明年二月哈麻旣爲相自以前所進蕃僧爲耻告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爲帝則已必先見誅卽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爲老耶帝卽與秃魯帖木兒謀

元史卷二百五十五 列傳 三十五
去哈麻雪雪計已定禿魯帖木兒走匿尼寺中明日帝遣使傳旨哈麻與雪雪母早入朝其家居聽旨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奏哈麻與雪雪罪惡帝曰哈麻雪雪兄弟二人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皇帝實同乳可姑緩其罰令其出征已而中書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哥失里復糾劾哈麻雪雪之罪不已乃命其兄弟出城受詔遂詔哈麻於惠州安置雪雪於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哈麻既死仍籍其家財也先帖木兒所封之庫藏其封識固未嘗啓也哈麻兄弟寵幸方固而一旦遽見廢外人皆謂帝怒其譖害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蓋由於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恤之者

搠思監

搠思監怯烈氏野先不花之孫亦憐真之子也早歲性寬厚簡言語皆以遠大之器期之泰定初襲長宿衛爲必闈赤怯薛官至順二年除內八府宰相元統初出爲福建宣慰使都元帥居三年通達政治威惠甚著後至元三年拜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國用所倚海運爲重是歲搠思監被命督其役措置有方所漕米三百餘萬石悉達京師無耗折者六年擢湖北道肅政廉訪使未行改江浙行省右丞福建鹽法久壞詔搠思監往究

其私鬻盜鬻及出納之弊至則悉廉得其利病爲罷行之至正元年改山東肅政廉訪使尋召拜中政使明年正月除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三月復爲中政使八月調太府卿四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尋陞右丞六年遷御史中丞遂除翰林學士承旨俄復爲中丞又由資政使遷宣徽使九年除大宗正府也可扎魯火赤宗王國人咸稱其明果尋復入中書爲右丞十年正月陞平章政事階光祿大夫十一年十一月拜御史大夫進銀青榮祿大夫十二年四月復爲中書平章從丞相脫脫平徐州有功十三年復拜御史大夫尋又爲中書平章十四年

九月奉命率師討賊淮南身先士卒面中流矢不爲動十五年遷陝西行省平章復召還拜知樞密院事俄復拜中書平章兼大司農分司提調大都留守司及屯田事一日入侍帝見其面有箭瘢深歎閔焉進爲首平章十六年復遷御史大夫四月遂拜中書左丞相明年三月進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詔封其曾祖孛魯海爲雲王祖也先不花爲瀛王父亦憐真爲冀王是時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則軍旅煩興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用度不給而帝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於是撻思監居相位久無所匡救而又公受賄賂貪聲著聞物議喧然是

年冬監察御史燕赤不花劾奏搠思監任用私人朶列
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令朶列自殺
以滅口搠思監乃請謝事解機務詔止收其印綬而御
史荅里麻失里王彝言不已帝終不聽也會遼陽賊勢
張甚明年遂起爲遼陽行省左丞相未行二十年三月
復拜中書右丞相仍降詔諭天下時帝益厭政而宦者
資正院使朴不花乘間用事爲姦利搠思監因與結構
相表裏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孛羅帖木
兒廓擴帖木兒各擁強兵于外以權勢相軋釁隙遂成
搠思監與朴不花黨於廓擴帖木兒而誣孛羅帖木兒

以非罪二十四年三月帝因下詔削奪其官爵且命廓
擴帖木兒以兵討之而宗王不顏帖木兒秃堅帖木兒
等皆稱兵與孛羅帖木兒合表言其無罪於是帝爲降
詔曰自至正十一年妖賊竊發屬嘗選命將相分任乃
職視同心膂凡厥庶政悉以委之豈期搠思監朴不花
夤緣爲姦互相壅蔽以致在外宣力之臣因而解體在
內忠良之士悉陷非辜又復奮其私讐誣構孛羅帖木
兒老的沙等同謀不軌朕以信任之專失於究察遂調
兵往討孛羅帖木兒已嘗陳詞而乃寢匿不行今宗王
不顏帖木兒等仰畏明威遠來控訴以表其情朕爲惻

然興念而擗思監朴不花猶飾虛詞簧惑朕聽其以擗
思監屏諸嶺北朴不花竄之甘肅以快衆憤孛羅帖木
兒等悉與改正復其官職然詔書雖下而擗思監朴不
花仍留京師四月孛羅帖木兒乃遣秃堅鐵木兒稱兵
犯闕必得擗思監朴不花乃已帝不得已縛二人昇之
遂皆爲孛羅鐵木兒所殺已而監察御史復奏言擗思
監矯殺丞相太平盜用鈔板私家草詔任情放選鬻獄
賣官費耗庫藏居廟堂前後十數年使天下八省之地
悉致淪陷乃誤國之姦臣究其罪惡大赦難原曩者姦
臣阿合馬之死剖棺戮尸爲宜有旨從之而臺臣言
過今其雖死必剖棺戮尸爲宜有旨從之而臺臣言
不已遂復沒其家產而竄其子宜徽使觀音奴於遠方
怯烈氏四世爲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鮮與比盛而擗
思監早有才望及居相位人皆仰其有爲遭時多事顧
乃守之以懦濟之以貪遂使天下至於亂亡而不可爲
論者謂元之亡擗思監之罪居多云

元史卷二百五終

元史卷二百六

列傳第九十三

皇明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承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叛臣

李壇小字松壽濰州人李全子也或曰壇本衢州徐氏子父嘗為揚州司理參軍全蓋養之為子云太祖十六年全叛宋舉山東州郡歸附太師國王孛魯承制拜全山東淮南楚州行省而以其兄福為副元帥太宗三年

全攻宋揚州敗死壇遂襲爲益都行省仍得專制其地
朝廷數徵兵輒詭辭不至憲宗七年又調其兵赴行在
壇親詣帝言曰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軍非便帝然之
命壇歸取漣海數州壇遂發兵攻拔漣水相連四城大
張尅捷之功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加壇江淮大都督壇
言近獲生口知宋調兵將攻漣水且諜見許浦射陽湖
舟艦相望勢欲出膠西向益都請繕城塹以備詔出金
符十銀符五授壇以賞將士有功者且賜銀三百錠降
詔獎諭蒙古漢軍之在邊者咸聽節制壇復揚言宋呂
文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來攻漣水且規築堡以臨我

及得賈似道呂文德書辭甚悖傲知朝廷近有內顧之
憂必將肆志於我乞選將益兵臣當帥先渡淮以雪慢
書之辱執政得奏諭以朝廷方通和議邊將惟當固封
圍且南人用間其詐非一彼旣不至母或妄動壇乃上
言臣所領益都土曠人稀自立海州今八載將士未嘗
釋甲轉輓未嘗息肩民力凋耗莫甚斯時以一路之兵
抗一敵國衆寡不侔人所共患賴陛下神武旣克漣海
二州復破夏貴孫虎臣十餘萬之師然臣豈敢恃此必
敵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無掣肘宜得并力而
東若以水陸綴漣而遣舟師遵海以北擣膠萊之虛然

後帥步騎直指沂莒滕嶧則山東非我有矣豈可易視而不爲備哉臣昨追敵至淮安非不能乘勝取揚楚徒以執政止臣故臣不敢深入若以棗陽唐鄧陳蔡諸軍攻荆山取壽泗以亳宿徐邳諸軍合臣所統兵攻揚楚則兩淮可定兩淮既定則選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寬民力將無施不可此上策也因上將校馮泰等功第狀詔以益都官銀分賞之二年正月壇言十行中書省以宋人聚兵糧數十萬列艦萬三千艘于許浦以侵內郡而宣撫司轉輸不繼恐一旦水陸道絕緩急莫報請選精騎倍道來援表裏協攻乘機深入江淮可圖也旣而來

獻連水捷詔復獎諭仍給金符十七銀符二十九增賜將士庚寅壇輒發兵脩益都城塹且報宋人來攻連水詔遣阿朮哈刺拔都愛仙不花等悉兵赴之仍諭度宜益兵赴調壇遂請節制諸道所集兵馬且請給兵器中書議與矢三萬詔給矢十萬三年四月又以宋賈似道誘總管張元張進等書來上蓋壇專制山東者三十餘年其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爲完繕益兵計其謀亦深矣初以其子彥簡質于朝而僭爲私驛自益都至京師質子營至是彥簡遂用私驛逃歸壇遂反以連海三城獻于宋殲蒙古戍兵

引麾下吳舟艦還攻益都甲午入之發府庫以犒其黨
遂寇蒲臺民聞壇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竄山谷由是自
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聲癸卯帝聞壇反遂下詔
暴其罪甲辰命諸軍討壇巳酉以壇故戮中書平章王
文統壬子壇盜據濟南癸酉命史樞阿木帥師赴濟南
壇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官軍邀擊大敗之斬首四千
級壇退保濟南五月庚申築環城圍之甲戌圍合壇自
是不得復出猶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悅其
心且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
令以人爲食至是人情潰散壇不能制各什伯相結縋
城以出壇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
水中水淺不得死爲官軍所獲縛至諸王合必赤帳前
丞相史天澤言宜卽誅之以安人心遂與蒙古軍官囊
家并誅焉

王文統字以道益都人也少時讀權謀書好以言撼人
遍干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壇壇與語大喜卽留置幕
府命其子彥簡師事之文統亦以女妻壇由是軍旅之
事咸與諮決歲上邊功虛張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樹
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世祖在潛藩訪問才
智之士素聞其名及卽位厲精求治有以文統爲薦者

元史卷二百六 列傳 四
亟召用之乃立中書省以總內外百官之政首擢文統
爲平章政事委以更張庶務建元爲中統詔諭天下立
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
常額交鈔無致阻滯尋詔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
立互市于潁州漣水光化軍是年冬初行中統交鈔自
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稅賦並聽
收受明年二月世祖在開平召行中書省事禡禡與文
統親率各路宣撫使俱赴闕世祖自去秋親征叛王阿
里不哥于北方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等事一委文統
等裁處及振旅還宮未知其可否何若且以往者急於

用兵事多不暇講究所當振其紀綱者宜在今日故召
文統等至責以成効用游顯鄭鼎趙良弼董文炳等爲
各路宣撫司復以所議條格詔諭各路俾遵行之未幾
又詔諭宣撫司并達魯花赤管民官課稅所官申嚴私
鹽酒醋麪貨等禁文統爲人忌刻初立中書時張文謙
爲左丞文謙素以安國利民自負故凡講論建明輒相
可否文統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竟以本職行大
名等路宣撫司事而去時姚樞竇默許衡皆世祖所敬
信者文統諷世祖授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
爲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實不欲使朝夕備顧問於左右

也默嘗與王鶚及樞衡俱侍世祖面詆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處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爲者默以許衡對世祖不懌而罷鶚嘗請以右丞相史天澤監脩國史左丞相耶律鑄監脩遼史文統監脩金史世祖曰監脩階銜俟脩史時定之又明年二月李壇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先是其子彥簡由京師逃歸壇遣人白之中書及反書聞人多言文統嘗遣子堯與壇謀却殺世祖召文統問之曰汝教壇爲逆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朕今問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對文統對曰臣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書畢世祖命讀之其間有曰螻蟻之命苟能存全保爲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緩頰於朕耶會壇遣人持文統三書自洛水至以書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對曰李壇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卽發臣欲告陛下縛壇久矣第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子猶可數年臣爲是言姑遲其反期耳世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負而爲此文統猶枝辭傍說終不自言臣罪當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縛猶召竇默姚樞王鶚僧子聰及張柔等至示以前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文臣皆言人臣無

將將而必誅柔獨疾聲大言曰宜剛世祖又曰汝同辭
言之諸臣皆曰當死世祖曰渠亦自服朕前矣文統乃
伏誅子堯并就戮詔諭天下曰人臣無將垂千古之彝
訓國制有定懷二心者必誅何期輔弼之僚迺蓄姦邪
之志平章政事王文統起由下列擢寘台司倚付不爲
不深待遇不爲不厚庶收成效以底丕平焉知李壇之
同謀潛使子堯之通耗邇者獲親書之數幅審其有反
狀者累年宜加肆市之誅以著滔天之惡已於今月二
十三日將反臣王文統并其子堯正典刑訖於戲負國
恩而謀大逆死有餘辜處相位而被極刑時或未喻咨
爾有衆體予至懷然文統雖以反誅而元之立國其規
模法度世謂出於文統之功爲多云

阿魯輝帖木兒滅里大王之裔也初太宗生七子而滅
里位第七世祖既定天下乃大封宗親爲王滅里其一
也滅里生脫忽脫忽生俺都刺俺都刺生禿滿至大元
年始封陽翟王賜金印螭紐俾鎮北藩禿滿傳曲春曲
春傳太平太平傳帖木兒赤而阿魯輝帖木兒襲其封
會兵起汝潁天下皆震動帝屢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
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已不可爲乃乘間擁衆數萬屯
于木兒古兀徹之地而脅宗王以叛且遣使來言於帝

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大半蓋以國璽授我
我當自爲之帝聞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
爲之於是降詔開諭俾其悔罪阿魯輝帖木兒不聽乃
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等擊之行至稱海起哈刺
赤萬人爲軍其人素不習爲兵而一旦驅之使戰旣陣
兵猶未接皆脫其號衣奔阿魯輝帖木兒軍中禿堅帖
木兒軍遂敗績單騎還上都二十一年更命少保知樞
密院事老章以兵十萬擊之且俾阿魯輝帖木兒之弟
忽都帖木兒從征軍中遂大敗其衆阿魯輝帖木兒遂
謀東遁其部將脫驩知其勢窮乃與宗王囊加玉樞虎
兒吐華擒阿魯輝帖木兒送闕下帝命誅之於是加老
章太傅脫驩知遼陽行樞密院事仍以忽都帖木兒襲
封陽翟王而宗王囊加等悉議加封尋又詔加封老章
和寧王以嶺北行省丞相知行樞密院事俾鎮北藩云

元史卷二百六終

元史卷二百七 列傳第九十四

皇明翰林學士亞答失知制誥兼脩國史 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 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鐵失者當英宗即位之初以翰林學士承旨宣徽院使

為太醫院使未逾月特命領中都威衛指揮使明年改

元至治有珍珠燕服之賜三月特授光祿大夫御史大

夫仍金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依前太醫院使

英宗嘗御鹿頂殿謂鐵失曰徽政雖隸太皇太后朕視

之與諸司同凡簿書宜悉令御史檢覈既而又命領左
右阿速衛冬十月英宗親祀太廟以中書左丞相拜住
爲亞獻官鐵失爲終獻官明年冬十月江南行臺御史
大夫脫脫以疾請于朝未得旨輒去職鐵失奏罷之杖
六十七謫居雲南治書侍御史鎖南鐵木迭兒之子也
罷爲翰林侍講學士鐵失奏復其職英宗不允十二月
鐵失以御史大夫忠翊親軍都指揮使左右衛阿速親
軍都指揮使太醫院使兼領廣惠司事英宗嘗謂臺臣
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
等爲耳目曩者鐵失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

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也又明年三月申命大天鐵
失振舉臺綱詔諭中外旣而御史臺請降旨開言路英
宗曰言路何嘗不開但卿等選人未當爾朕知嚮所劾
者率因宿怨羅織成獄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終身不得
伸監察御史嘗舉八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幾以貪墨伏
誅若此者言路選人當乎否乎時鐵木迭兒旣死罪惡
日彰英宗委任拜住爲右丞相振立紀綱脩舉廢墜以
進賢退不肖爲急務鐵失以姦黨不自安潛蓄異圖秋
八月癸亥英宗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
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大司農失秃兒前中書平章政

事赤斤鐵木兒前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前治書侍
御史鎖南鐵失之弟宣徽使鎖南典瑞院使脫火赤樞
密副使阿散僉書樞密院事章台衛士禿滿及諸王按
梯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律不花兀魯思不花等以
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
犯禁幄手弑英宗于臥所九月四日晉王卽位鐵失及
其黨皆伏誅

孛羅帖木兒答失八都魯之子也從父討賊屢立戰功
其語見父傳父旣歿孛羅帖木兒引兵退駐井陘口十
八年正月命孛羅帖木兒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總

領其父元管諸軍三月擊劉福通於衛輝走之進克濮
州四月屯兵真定六月自武安由彭城邀截沙劉等敗
之九月命統領諸軍夾攻曹州十月遣叅政匡福統苗
軍自西門入孛羅帖木兒自北門入四門並進克復曹
州擒殺僞官武宰相仇知院獲僞印信金牌等物十九
年二月過代州收山東潰將孟本周諸軍三月詔孛羅
帖木兒移兵至大同置大都督兵農司專督屯種以孛
羅帖木兒領之當月領兵豐州雲內與關先生戰關軍
奔潰時有楊誠者據蔚州六月詔遣平章月魯不花樞
密同知八剌火者督兵捕之八月圍其城俄有旨命回

兵十一月再命勦捕二十年正月孛羅帖木兒追誠至
飛狐縣東關誠棄軍遁降其潰卒回駐大同二月除中
書平章政事三月命討上都程思忠兵次興和思忠奔
潰七月擊敗田豐偽將王士誠於臺州詔總領一應達
達漢人諸軍便宜行事八月命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
木兒守石嶺關以南九月孛羅帖木兒欲得真寧遣兵
自石嶺關直趨圍其城三日復退屯交城十月詔孛羅
帖木兒守真寧遣保保殷興祖高脫因倍道趨之守者
不統察罕帖木兒遣鎖住陳秉直以兵來爭孛羅帖木
兒部將脫列伯戰敗之二十一年正月命平章答失帖

木兒叅政七十往諭解之孛羅帖木兒罷兵還鎮九月
命孛羅帖木兒於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屯田二十二年
二月僞平章左李遣楊榮祖至大同降三月孛羅帖木
兒遣裨將也速不花等招兵五萬戍大同陞孛羅帖木
兒太尉中書平章位居第一張良弼來受節制李思齊
遣兵攻良弼于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二十三年十月
孛羅帖木兒復南侵擴廓帖木兒所守地遂據真定初
朝廷既黜御史大夫老的沙安置東勝州帝別遣宦官
密諭孛羅帖木兒令留軍中而皇太子累遣官索之孛
羅帖木兒匿不發二十四年正月孛羅帖木兒陰使人

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佯爲不知往弔不哭朝廷知其跋扈又以匿老的沙事三月辛卯詔罷孛羅帖木兒兵權四川安置孛羅帖木兒殺使者拒命遣部將會秃堅帖木兒提兵犯闕揚言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正院使朴不花二人先是朝廷立衛屯田嘗命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提督與秃堅帖木兒分院之地相近因擾及其親里構成嫌隙也先不花乃譖秃堅帖木兒詆毀朝政孛羅帖木兒與秃堅帖木兒相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皇太子以孛羅帖木兒握兵跋扈今乃與秃堅帖木兒交通又匿不軌之臣遂與丞相搠思監議請詔

削其官分其兵授四川省丞相察罕不花領之孛羅帖木兒謂非帝意故不聽命舉兵助秃堅帖木兒四月壬寅入居庸乙巳至清河列營將犯闕帝遣達達國師蠻子院使往問故乃命屏搠思監于嶺北竄朴不花于甘肅實執送與之庚戌秃堅帖木兒自健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罪帝賜宴慰勉詔赦其罪仍以孛羅帖木兒爲太保中書平章兼知樞密院事守禦大同以秃堅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辛亥孛羅帖木兒還大同皇太子恚怒不已再徵擴廓帖木兒兵保障京師五月詔擴廓帖木兒總兵調諸道軍分討大同擴廓帖木兒自

其父察罕帖木兒在時與孛羅帖木兒連年相讐殺朝廷累命官講和二軍已還兵各守其地至是擴廓帖木兒乃大發兵諸道夾攻大同調麾下鎖住守護京師兵不滿萬以其部下青軍楊同僉守居庸擴廓帖木兒自將至太原調督諸軍七月孛羅帖木兒率兵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等復犯闕京師震駭丙戌皇太子親統兵迎於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蘭奚軍於昌平也速軍士無鬪志青軍楊同僉被殺於居庸不蘭奚戰敗走皇太子亦馳入城丁亥夜鎖住脅東宮官僚從太子出奔太原戊子孛羅帖木兒兵至駐健德門外欲追襲皇太子

老的沙力止之三人入見帝宣文閣泣拜訴寃帝亦爲之泣乃賜宴庚寅就命孛羅帖木兒太保中書左丞相老的沙中書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臺省總攬國柄八月壬寅詔加孛羅帖木兒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太保中書右丞相節制天下數月間誅狎臣禿魯帖木兒波迪哇兒禡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糧禁西番僧人佛事數遣使請皇太子還朝使至太原拘留不報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承制調遣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及擴廓帖木兒等軍進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

元史卷一百七 列傳 六
兒怒出皇后于外幽置百日遣禿堅帖木兒率軍討上都附皇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軍也速次良鄉不進而歸永平遣人西連太原東連遼陽軍聲大振孛羅帖木兒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禦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姚伯顏殺之孛羅帖木兒大恐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孛羅帖木兒先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飲宴荒淫無度酗酒殺人喜怒不測人皆畏忌威順王子和尚受帝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帖古思不花火兒忽達洪寶寶等陰圖刺之七月乙酉值禿堅帖木兒遣人來告上都之捷孛羅帖木兒起入奏行至延春閣李樹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孛羅帖木兒中其腦上都馬及金那海等競前斫死老的沙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孛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寶奴北遁有旨令民間盡殺其部黨明日遣使函孛羅帖木兒首級往太原詔皇太子還朝諸道兵聞詔罷歸九月皇太子朝京師十二月獲禿堅帖木兒老的沙皆伏誅

元史卷二百八 外夷傳卷九十五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承德郎詹坊存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高麗

元史卷二百八

外夷傳卷九十五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詹坊存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高麗

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扶餘別種嘗居之其地東至新羅南至百濟皆跨大海西北渡遼水接營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國都曰平壤城卽漢樂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號鴨渌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以爲險後闢地

益廣并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而爲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國至唐乾封初而國亡垂拱以來子孫復封其地後稍能自立至五代時代主其國遷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燾凡二十七王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入元太祖十一年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等領衆九萬餘竄入其國十二年九月攻拔江東城據之十三年帝遣哈只吉劄刺等領兵征之國人洪大宣詣軍中降與哈只吉等同攻圍之高麗王名缺奉牛酒出迎王師且遣其樞密院使吏部尚書上將軍翰林學士承旨趙冲共討滅六哥劄刺與冲約爲兄弟冲請歲輸貢賦劄刺

曰爾國道遠難於往來每歲可遣使十人入貢十二月劄刺移文取兵糧送米一千斛十四年正月遣其權知閣門祗候尹公就中書注書崔逸以結和牒文送劄刺行營劄刺遣使報之高麗王以其侍御史朴時允爲接伴使迎之帝又遣蒲里岱也持詔往諭高麗王迎拜設宴九月皇太弟國王及元帥合臣副元帥劄刺等各以書遣宣差太使慶都忽思等十人趣其入貢尋以方物進十五年九月大頭領官堪古苦着古歟等復以皇太弟國王書趣之仍進方物十六年七月有旨諭以伐女直事始奉表陳賀八月着古歟使其國十月喜速不瓜

等繼使焉十七年十月詔遣着古歟等十二人至其國
察其納款之實十八年八月宣差山木斛等十二人復
以皇太弟國王書趣其貢獻十九年二月着古歟等復
使其國十二月又使焉盜殺之于途自是連七歲絕信
使矣太宗三年八月命撒禮塔征其國國人洪福源迎
降于軍得福源所率編民千五百戶旁近州郡亦有來
師者撒禮塔卽與福源攻未附州郡又使阿兒禿與福
源抵王京招其主王噉噉遣其弟懷安公王佺請和許
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十一月
元帥蒲桃廸巨唐古等領兵至其王京噉噉遣使奉牛酒

迎之十二月一日復遣使勞元帥于行營明日其使人
與元帥所遣人四十餘輩入王城付文牒又明日噉噉
王佺等詣噉噉禮塔屯所犒師四年正月帝遣使以璽書
諭噉噉三月噉噉遣中郎將池義源錄事洪巨源金謙等賫
國贐牒文送撒禮塔屯所四月噉噉遣其將軍趙叔章御
史薛慎等奉表入朝五月復下詔諭之六月噉噉盡殺朝
廷所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叛遂率王京及諸州縣
民竄海島洪福源集餘民保聚以俟大兵八月復遣撒
禮塔領兵討之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別將
鐵哥以軍還其已降之人令福源領之十月噉噉遣其將

軍金寶鼎郎中趙瑞章上表陳情五年四月詔諭噉悔
過來朝且數其五罪自平契丹賊殺劊刺之後未嘗遣
一介赴闕罪一也命使賈訓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
爾等謀害着古歟乃稱萬奴民戶殺之罪三也命汝進
軍仍令汝弼入朝爾敢抗拒竄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
戶不拘集見數輒敢妄奏罪五也十月噉復遣兵攻陷
已附西京等處降民劫洪福源家六年福源得請領其
降民遷居東京賜佩金符七年命唐古與洪福源領兵
征之九年拔其龍岡咸從等十餘城十年五月其國人
趙玄習李元祐等率二千人迎降命居東京受洪福源

節制且賜御前銀符使玄習等佩之以招未降民戶又
李君式等十二人來降待之如玄習焉十二月噉遣其
將軍金寶鼎御史宋彥琦等奉表入朝十一年五月詔
徵噉入朝噉以母喪辭六月乃遣其禮賓卿盧演禮賓
少卿金謙克進奉表入朝十月有旨諭噉徵其
親朝於明年十二月噉遣其新安公王佺與寶鼎彥琦
等百四十八人奉表入貢十二年三月又遣其右諫議
大夫趙修閣門祗候金成寶等奉表入貢五月復下詔
諭之十二月噉遣其禮賓少卿宋彥琦侍御史權躉克
行李使入貢是歲攻拔昌朔等州十三年秋噉以族子

縛爲已子入質當定宗憲宗之世歲貢不入故自定宗
二年至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憲
宗末瞰遣其世子僎入朝世祖中統元年三月瞰卒命
僎歸國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制曰我
太祖皇帝肇開大業聖聖相承代有鴻勳芟夷羣雄奄
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
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勍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
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
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
不支邊戍自徹其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

在旦夕爾初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
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室家弘好生
之大德捐宿構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敕邊將斂兵待
命東方既定則將迴戈於錢塘迨餘半載乃知爾國內
亂渝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臣
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
而盤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
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久罹塗炭窮兵極
討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推赤心
置人腹中則反側之輩自安矣悠悠之言又何足校申

命邊閩斷自予衷無以逋逃間執政無以飛語亂定盟
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新遐邇之化自
尚書金仁雋以次中外枝黨官吏軍民聖旨到日已前
或有首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而還叛因仇讐而擅
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隨衆脅從應據國人
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
知政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
日出彼滄溟宅於平壤賣刀劍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
耒耜凡可援濟毋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與禮義之可
復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一出朕

不食言復有敢踵亂犯上者非予爾主乃亂我典刑國
有常憲人得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
永爲東藩以揚我休命四月復降旨諭僉曰朕祇若天
命獲承祖宗休烈仰惟覆燾一視同仁無遐邇小大之
間也以爾歸欵旣冊爲王還國今得爾與邊將之書因
知其上下之情朕甚憫馬僉求出水就陸免軍馬侵擾
還被虜及逃民皆從之詔班師乃赦其境內六月僉遣
其子永安公僖判司宰事韓卽入賀卽位以國王封冊
王印及虎符賜之是月又下詔撫諭之二年三月遣使
入貢四月僉入朝六月僉更名禎遣其世子堪奉表以

元史卷三十八 列傳 六
聞八月賜植玉帶一遣侍衛將軍孛里察禮部郎中高
逸民護懽還國九月植遣其侍御史張鎰奉表入謝十
月帝遣阿的迷失焦天翼持詔諭以開權場事三年正
月罷互市諸王塔察兒請置鐵冶從之請立互市不從
賜植曆後歲以爲常植遣使入謝優詔答之四月植遣
其左諫議大夫朴倫郎將辛洪成等奉表入朝六月遣
使入貢八月朴倫等還賜西錦三段間金熟綾六段十
月詔諭植籍編民出師旅輸糧餉助軍儲是月植遣使
入貢四年二月以植不答詔書詰其使者植表乞俟民
生稍集然後惟命帝以其辭意懇實允之朝貢物數亦

命稱其力焉自三月至于六月植凡三遣使入貢賜植
羊五百十一月植以免置驛籍民等事遣其翰林學士
韓就奉表入謝五年正月丁丑朔植遣使奉表入賀諭
還使令植親朝京師四月以西北諸王率衆款附擬今
歲朝王公羣牧于上都又遣必闐赤古乙獨徵植入朝
修世見之禮五月植遣其借國子祭酒張鎰從古乙獨
入見六月乃親朝九月帝以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
遣郎中路得成持赦令與植郎將康允昭頒其國十月
植入朝十二月遣植還國是年春植遣使入貢自是終
世祖三十一年其國入貢者凡三十有六至元三年二

月立瀋州以處高麗降民帝欲通好日本以高麗與日本鄰國可爲鄉導八月遣國信使兵部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司議官伯德孝先等使日本先至高麗諭旨十二月植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殷弘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正月植遣君斐等奉表從黑的等入朝六月帝以植飾辭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與君斐等以詔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九月植遣其起居舍人潘阜書狀官李挺充國信使持書詣日本五年正月植遣其弟涓入朝帝以植見欺於涓面數其事切責之特遣北京總管

兼大興府尹于也孫脫禮部郎中孟甲持詔諭植其畧曰向請撤兵則已撤之矣三年當去水就陸而前言無徵也又太祖法制凡內屬之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編戶籍置長官已嘗明諭之而稽延至今終無成言在太祖時王綽等已入質驛傳亦粗立餘率未奉行今將問罪於宋其所助士卒舟艦幾何輸糧則就爲儲積至若設官及戶版事其意謂何故以問之三月于也孫脫等至其國四月植遣其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與也孫脫等入朝五月帝敕藏用曰往諭爾主速以軍數實奏將遣人督之今出軍爾等必疑將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

日本爾主當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藏
用曰舟艦之事卽當應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
臣國有軍四萬三十餘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牌子頭
五十戶百戶千戶之類虛名而無軍卒帝曰死者有之
生者亦有之藏用曰賴聖德自撤兵以來有生長者僅
十歲耳帝又曰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便風可
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
食之則豈不可行乎又勅藏用曰歸可以此言諭爾主
七月詔都統領脫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畧將
軍副統領劉傑等使其國與其來朝者大將軍崔東秀

偕行八月至其國植出昇天府迎之蓋諭以閱軍造船
也九月以植表奏潘阜等奉使無功而還復遣黑的等
使日本詔植遣重臣導送十二月植遣其知門下省事
申思全禮部侍郎陳并起居舍人潘阜等從國信使黑
的等赴日本借禮部侍郎張鎰奉表從脫朶兒入朝六
年正月植遣其大將軍康允瑤奉表奏誅權臣金俊等
三月植復遣申思全奉表從黑的入朝六月植遣其世
子堪入朝賜植玉帶一懺金五十兩從官銀幣有差七
月帝遺明威將軍都統領朶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
武畧將軍都統領劉傑相視耽羅等處道路詔植選官

引達以人言耽羅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故也八月世子
子懋入朝奏本國臣下擅廢禎立其弟安慶公溍事詔
遣臺臣幹朶思不花李諤等至其國詳問之九月其樞
密院副使金方慶奉表從幹朶思不花等入朝樞密院
御史臺奏世子懋言朝廷若出征能辦軍三千備糧五
月如官軍入境臣宜同往庶不驚擾帝然之詔授世子
懋特進上柱國敕懋率兵三千赴其國難命抄不花往
在其國以病不果行詔遣蒙哥都代之十月帝以禎溍
廢置乃林衍所爲遣中憲大夫兵部侍郎黑的淄萊路
總管府判官徐世雄詔禎溍衍等以十二月同詣闕下

下而陳情實聽其是非又遣國王頭輦哥等率兵壓境
如踰期不至卽當窮治首惡進兵勦戮命趙璧行中書
省于東京仍詔諭高麗國軍民十一月高麗都統領崔
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附遣斷事官別
同瓦馳驛於王綽洪茶丘所管實科差戶內僉軍至東
京付樞密院得三千三百人高麗西京都統李延齡乞
益兵遣忙哥都率兵二千赴之樞密院臣議征高麗事
初馬亨以爲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爲郡縣
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爲名乘
勢可襲其國定爲郡縣亨又言今既有釁端不宜遣兵

伐之萬一不勝上損國威下損士卒彼或上表言情宜赦其罪戾減其貢獻以安撫其民庶幾感慕聖化俟南宋已平彼有他志回兵誅之亦未晚也前樞密院經歷馬希驥亦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爲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爲二分治其國使權侷勢等自相維制則徐議良圖亦易爲區處耳黑的等奉表入朝十二月乃親朝京師七年正月遣使言比奉詔臣已復位今從七百人入覲詔令從四百人來餘留之西京詔西京

內屬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爲界以忙哥都爲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詔諭其國僚屬軍民以討林衍之故其畧曰朕卽位以來憫爾國久罹兵亂冊定爾主撤還兵戍十年之間其所以撫護安全者靡所不至不圖逆臣林衍自作弗靖擅廢易國王植脅立安慶公涓詔令赴闕復稽延不出豈可釋而不誅已遣行省率兵東下惟林衍一身是討其安慶公涓本非得已在所寬宥自餘脅從誑誤一無所問二月遣軍送植就國詔諭高麗國官吏軍民曰朕惟臣之事君有死無二不意爾國權臣輒敢擅廢國主彼旣驅率兵衆將致爾衆危擾不

安以汝黎庶之故特遣兵護送國王植還國奠居舊京
命達魯花赤同往鎮撫以靖爾邦惟爾東土之人不知
爲汝之故必生疑懼爾衆咸當無畏按堵如故已別敕
將帥嚴戒兵士勿令侵犯汝或妄動汝妻子及汝身當
致俘畧宜審思之初有旨令頭輦哥行省駐西京而以
忙哥都趙良弼克安撫使與植俱入其京旣而復令行
省入其王京而以脫脫朶兒克其國達魯花赤罷安撫
司四月東京行尚書省軍近西京遣徹徹都等同植之
臣鄭子璵等持省劄召高麗國令公林衍使還言衍已
死子惟茂襲令公位其國侍郎洪文係尚書宋宗禮殺

惟茂及衍婿崔宗瑤惟茂弟惟禰自剄衍黨裴仲孫等
復集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島大軍次王
京西關城遣人收繫林衍妻子行省與植議遷江華島
居民於王京仍宣詔撫綏之植弗從至入居其舊京始
從行省之議六月植遣人報有朝廷逃軍與承化侯者
以三別抄軍叛世子懋復言叛兵據江華島宜率軍水
陸進擊之植復報叛兵悉遁去世子懋言叛兵劫府庫
燒圖籍逃入海中行省使人覘江華島中百姓皆空島
之東南相距約四十里叛兵乘船候風勢欲遁於是卽
命乃顏率衆追擊之七月丞相安童等言頭輦哥等遣

大托忙古錫來言令阿海領軍一千五百屯王京伺察其國中遂以阿海爲安撫使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於高麗設置屯田經畧司以忻都吏樞爲鳳州等處經畧使佩虎符領軍五千屯田於金州又令洪茶丘以舊領民二千屯田阿刺帖木兒爲副經畧司總轄之而罷阿海軍閏十一月世子懋還有詔諭植以其陪臣元傳等妄奏頭輦哥國王爲頭行省官員數事及其國私與南宋日本交通又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且謂自此以往或先有事南宋或先有事日本兵馬船艦資糧早宜措置是月又詔植曰嚮嘗遣信使通問日本不謂

執迷固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將經畧於彼較有司發卒屯田爲進取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勞仍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畧期於有成以稱朕意初林衍之變百姓驚擾至是下詔撫慰之十二月詔諭植送使通好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國實相密邇故嘗詔卿導達去使講信修睦爲其疆吏所梗竟不獲明諭朕心後以林衍之亂故不暇及今旣輯寧爾家遣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期於必達仍以忽林赤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所需糧餉卿專委官赴彼

逐近供給并鳩集金州旁左船艦於金州需待無致稽
緩匱乏八年正月植遣其樞密使金鍊奉表入見請結
婚安撫使阿海畧地玳島與逆黨遇多所亡失中書省
臣言謀知珍島餘糧將竭宜乘弱攻之詔不許二月命
忽都荅兒持詔諭裴仲孫三月仲孫乞諸軍退屯然後
內附忻都未從其請有詔諭之四月忻都言仲孫稽留
詔使負固不服乞與忽林赤王國昌分道進討從之以
討珍島諭植五月忻都與史樞洪茶丘大敗珍島賊獲
承化侯斬之其黨金通精走耽羅七月植遣其上將軍
鄭子輿奉表謝平珍島世子懋率其尚書右丞宋玠軍

器監薛公儉等衣冠胤胄二十八人入侍八月忽林赤
赴鎮邊合浦縣屯所九月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
宣撫趙良弼使日本帝遣懋還國十一月植遣其同知
樞密院事李昌慶或表謝許婚事九年正月植遣其別
將白瑯偕張鐸等十二人奉表入見世子懋以其國尚
書右丞宋玠玠父上將軍完禮討林惟茂狀言其功于
中書省遣郎中不花馬璘使高麗諭以供戰船輸軍糧
事二月植致書日本使通好于朝六月遣西京屬城諸
達魯花赤及質子金鎰等歸國十年正月植遣其世子
懋入朝四月經畧使忻都同洪茶丘領兵入海攻拔耽

羅城禽金通精等奉詔誅之六月植遣其大將軍金忻
表奏攻破濟州九月植屢言小國地狹比歲荒歉其生
券軍乞駐東京詔令營北京界仍敕東京路運米二萬
石賑之達魯花赤焦天翼還朝十一年正月己卯朔宮
闕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植遣其
少卿李義孫等入賀三月遣木速塔八撒木合持詔使
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五月皇女忽都魯揭
里迷失下嫁于世子懋七月其樞密院副使竒蘊奉表
告王植薨命世子懋襲爵詔諭高麗國王宗族及大小
官員百姓人等其畧曰國王王植存日屢言世子懋可

爲繼嗣今令懋襲爵爲王凡在所屬並聽節制八月世
子懋還至其國襲位九月遣其齊安侯王淑上表謝恩
十一月皇女入京城懋復遣其判閭門事李信孫等奉
表入謝十一月以黑的爲高麗達魯花赤李益受代還
十一年七月黑的還朝十一月遣使諭懋改官職名號
懋遣其帶方侯王激率衣冠子弟二十人入侍以石抹
天衢克副達魯花赤十三年七月懋遣其僉議中贊金
方慶奉表賀平宋十一月懋遣其判秘書寺事朱悅奉
表奏改名瞻十四年正月金方慶等爲亂命懋治之仍
命忻都洪茶丘飭兵禦備十五年正月瞻以達魯花赤

石抹天衢秩滿未代請復留三年從之東征元帥府上
言以高麗侍中金方慶與其子悞愼恂婿趙卞等陰養
死士四百人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欲謀作亂捕
方慶等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初附民心未安
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
處鎮撫外夷以安其民復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爲來歲
屯田之計七月改鑄駙馬高麗王印賜瞻十六年正月
敕其國置大灰艾州東京柳石孛落四驛十七年五月
瞻以民饑乞貸糧萬石從之七月以其國初置驛站民
乏食命給糧一歲仍禁使臣往來勿求索飲食十月

瞻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十八年二
月瞻言本國必闕赤不諳行移文字請除郎中員外各
一員以爲參佐瞻又請易宣命職銜增駙馬孛從之六
月瞻言本國置驛四十民畜凋弊勅併爲二十站仍給
馬價八百錠八月陞其僉議府爲從三品十一月金州
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十九年正月瞻以日
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請發闍里帖木
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又從之二十年五月立
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塔海共事二十八年
五月以瞻子諤爲世子授特進上柱國賜銀印十月以

其國饑給以米二十萬斛三十年二月睿遣使入奏復更名矩及乞功臣號制曰特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高麗王矩世守王爵選尚我家載旌藩屏之功宜示褒嘉之寵可賜號推忠宣力定遠功臣餘如故益懋厥勳對揚休命十一月矩入朝成宗元真二年七月陞其僉議司爲二品大德元年十一月封矩爲逸壽王以世子諱爲高麗王從所請也二年七月中書省臣奏諫有罪當廢復以其父矩爲王三年正月矩遣使人貢丞相完澤等言世子時或言高麗借設省院臺有旨罷之其國遂改立僉議府密直司監

察司今諫加其臣趙仁規司徒司空侍中之職又矩給仁規赦九死獎諭文書又擅寫皇朝帝系及自造曆加其女爲令妃又立資政院以崔冲紹爲興祿大夫又嘗奉太后旨公主與諫兩位下怯薛解合併爲一諫不奉旨諫又擅殺千戶金呂而以其金符給宦者朮合兒又仁規進女侍諫有巫蠱事今乞將仁規冲紹發付京兆鞏昌兩路安置不得他適矩行事不法諫年少妄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帝命杖仁規冲紹而遣之二月詔諭矩并闔境臣民自今以始勉遵守國之規益謹畏天之戒凡在官者各勤乃事協力匡贊毋蹈前非自干刑憲緇

黃士庶各安其業五月哈散使高麗還言距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闊里吉思爲高麗行省平章政事九月距遣使入貢以朝廷增置行省上表陳情其畧言累世有勤王之功凡八十餘年歲修職貢嘗以世子入侍得聯婚帝室遂爲甥舅實感至恩使小國不替祖風永修侯職是所望也四年二月征東行省平章闊里吉思言高麗國王自署官府三百五十八所官四千五十五員衣食皆取之民復苛征之又其大會王曲蓋龍辰警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儀僭擬過甚遣山東宣慰使塔察兒刑部尚書王泰亨賫

詔諭之使釐正以聞三月闊里吉思復上言僉議司官不肯供報民戶版籍州縣疆界本國橫科暴斂民少官多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五年二月爲距罷行省官有詔諭距秋七月距上表言昔居海島時嘗用山呼後改呼千秋今旣奉明詔一切皆罷又革官府九十餘所汰官吏二百七十餘員他如雜徭病民驛騎煩擾驛傳者亦皆省之詔曰卿其諭朕意所言當始終行之或有不然寧不羞懼距自大德二年復位八年而薨子諤復襲王位成宗初年尚寶塔實憐公主十一年進爵瀋陽王繼襲位高麗國王生子燾燾受遜位以

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國王是年其弟暲立爲世子以其父瀋陽王請於朝故也自暲傳其子植植傳其子矩矩傳其子諤諤傳其子燾燾傳其弟暲植初名俱矩初名懌又名瞻後乃名矩諤則更名章云

耽羅

耽羅高麗與國也世祖旣臣服高麗以耽羅爲南宋日本衝要亦注意焉至元六年七月遣明威將軍都統領脫脫兒武德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畧將軍副統領劉傑往視耽羅等處道路詔高麗國王王植選官導送時高麗叛賊林衍者有餘黨金通精遁入耽羅九年中書省

臣及樞密院臣議曰若先有事日本未見其逾順之情恐有後辭可先平耽羅然後觀日本從否徐議其事且耽羅國王嘗來朝覲今叛賊逐其主據其城以亂舉兵討之義所先也十年正月命經畧使忻都史樞及洪茶丘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討耽羅賊黨六月平之於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屯鎮邊軍千七百人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匹招討司後改爲軍民都達魯花赤總管府又改爲軍民安撫司三十一年高麗王上言耽羅之地自祖宗以來臣屬其國林衍逾黨旣平之後尹邦寶克招討副使以計求徑隸朝廷乞仍舊帝曰此小事可

使還屬高麗自是遂復隸高麗

日本

日本國在東海之東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出也其土疆所至與國王世系及物產風俗見宋史本傳日本爲國去中土殊遠又隔大海自後漢歷魏晉宋隋皆來貢唐永徽顯慶長安開元天寶上元貞元元和開成中並遣使入朝宋雍熙元年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其國中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七十卷裔然

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之至元一年以高麗人趙葵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克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給金符克國信副使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

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以帝命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借禮部侍郎金贊等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爲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植以爲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

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書曰蓋聞王者無外高麗與朕旣爲一家王國實爲隣境故嘗馳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敕有司慰撫俾賫牒以還遂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權臣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之國

王之君臣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近巴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書監趙良弼克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卽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其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良弼將往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二月詔諭高麗王植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仍以忽林失王國昌洪茶丘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令金州等處屯駐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去則不敢

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樞密院臣言奉使日本趙良弼遣書狀官張鐸來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紿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筭彼懼我加兵故發

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
是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必通好大
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復使日本至太宰府而還
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畧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
丘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
艘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
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
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
魯丁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
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

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五月
召范文虎議征日本八月詔募征日本士卒十八年正
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刺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
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
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
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
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
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
口荅之五月日本行省叅議裴國佐等言本省右丞相
阿刺罕范右丞李左丞先與忻都茶丘入朝時同院官

議定領舟師至高麗金州與忻都茶丘軍會然後入征日本又爲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今年三月有日本船爲風水漂至者令其水工畫地圖因見近太宰府西有平戶島者周圍皆水可屯軍船此島非其所防若徑往據此島使人乘船往一岐呼忻都茶丘來會進討爲利帝曰此間不悉彼中事宜阿刺罕輩必知令其自處之六月阿刺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

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眾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父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二十年命阿塔海爲日本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右丞劉二拔都兒左丞募兵造舟欲復征日本

元史卷二百八
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言民勞乞寢兵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中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元史卷二百八終

元史卷二百九

列傳第九十六

皇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 寺奉 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

承德郎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知 奉勅重校刊

安南

安南國古交趾也秦并天下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交趾其一後女子徵側叛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分嶺南爲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筦安南隸焉宋封丁部領爲交趾郡王

其子璉亦爲王傳三世爲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王
李氏傳八世至吳崑陳日熨爲吳崑壻遂有其國元憲
宗三年癸丑兀良合台從世祖平大理世祖還留兀良
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兵
次交趾北先遣使二人往諭之不返乃遣徹徹都等各
將千人分道進兵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復遣其子阿木
往爲之援并覘其虛實交人亦盛陳兵衛阿木遣軍還
報兀良合台倍道兼進令徹徹都爲先鋒阿木居後爲
殿十二月兩軍合交人震駭阿木乘之敗交人水軍虜
戰艦亦還兀良合台亦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木合擊大

敗之遂入其 口斐竄海島得所前遣使於獄中以破
竹束體入虜 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國兵留九日以
氣候鬱熱乃 一師復遣二使招日熨來歸日熨還見國
都皆已殘毀大發憤縛二使遣還八年戊午二月日熨
傳國于長子光 吳改元紹隆夏光昺遣其壻與其國人
以方物來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別遣訥刺丁往諭
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之
師以爾國主播在草野復令二使招安還國爾又縛還
吾使今特遣使開諭如爾等矢心內附則國主親來若
猶不悛明以報我光昺曰小國誠心事上則大國何以

待之訥刺丁還報時諸王不花鎮雲南兀良合台言于
王復遣訥刺丁往諭使遣使偕來光昺遂納疑且曰俟
降德音卽遣子弟爲質王命訥刺丁乘傳入奏世祖中
統元年十二月以孟甲爲禮部郎中充南諭使李文俊
爲禮部員外郎充副使持詔往諭之其畧曰祖宗以武
功創業文化未脩朕續承丕緒鼎新革故務一萬方適
大理國守臣安撫聶只陌丁馳駟表聞爾邦有嚮風慕
義之誠念卿昔在先朝已嘗臣服遠貢方物故頒詔旨
諭爾國官僚士庶凡衣冠典禮風俗一依本國舊制已
戒邊將不得擅興兵甲侵爾疆場亂爾人民卿國官僚

士庶各宜安治如故復諭甲等如交趾遣子弟入覲當
善視之毋致寒暑失節重勞苦之也二年孟甲等還光
昺遣其族人通侍大夫陳奉公員外郎諸衛寄班阮琛
員外郎阮演詣闕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
昺爲安南國王三年九月以西錦三金熟錦六賜之復
降詔曰卿旣委質爲臣其自中統四年爲始每三年一
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及
蘇合油光香金銀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
綿白磁盞等物同至仍以訥刺丁充達魯花赤佩虎符
往來安南國中四年十一月訥刺丁還光昺遣楊安養

充員外郎及內令武復桓書舍阮求中翼郎范舉等奉表入謝帝賜來使王帶繒帛藥物鞍轡有差至元二年七月使還復優詔荅之仍賜曆及頒改元詔書三年十二月光昺遣楊安養上表三通其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訥刺丁長爲本國達魯花赤四年九月使還荅詔許之仍賜光昺玉帶金繒藥物鞍轡等物未幾復下詔諭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十一月又詔諭光昺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遣以來是月詔封皇子爲雲南王往

鎮大理鄯闡交趾諸國五年九月以忽籠海牙代訥刺丁爲達魯花赤張庭珍副之復下詔徵商賈回鶻人六年十一月光昺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溫死已日久一名婆婆婆尋亦病死又據忽籠海牙謂陛下須索巨象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行甚遲不如上國之馬伏候勅旨於後貢之年當進獻也又具表納貢別奉表謝賜西錦幣帛藥物七年十一月中書省移牒光昺言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責之且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藥物品味未佳所徵回鶻輩託辭欺誑自今已往其審察之八年

十二月光昺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况本國前奉詔旨命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來諭索象前恐忤旨故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奴不忍去家難於差發又諭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見之日咫尺威光不聞詔諭况中統四年已蒙原有今復諭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其念之九年以葉式捏爲安南達魯花赤李元副之十年正月葉式捏卒命李元代式捏以合撒兒海牙副之中書省復牒光昺言比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

立不拜與使者相見或燕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爲重也後世列王爲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爲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實頓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

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十一年光曷遣童子治黎文隱來貢十二年正月光曷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其文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與函生驩抃鼓舞乞念臣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况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轍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

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旣席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脩貢孰若中心悅服而脩貢哉臣恭遇天朝建儲冊后大恩霽濡施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今後二次發遣綱貢一詣鄯闡奉納一詣中原拜獻凡天朝所遣官乞易爲引進使庶免達魯花赤之弊不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也二月復降詔以所貢之物無補於用諭以六事且遣合撒兒海牙充達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十三年二月光曷遣黎克復文粹入貢以所奏就鄯闡輸納貢物事屬不敬上

表謝罪并乞免六事十四年光景卒國人立其世子日
烜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吳德邵來朝十五年
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會同館使哈刺脫因工部郎中
李克忠工部員外郎董端同黎克復等持詔往諭日烜
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也止由鄯闡黎化往來帝命柴
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趾閏十一月柴椿等至邕
州永平寨日烜遣人進書謂今聞國公辱臨弊境邊民
無不駭愕不知何國人使而至於斯乞回軍舊路以進
椿回牒云禮部尚書等官奉上命與本國黎克復等由
江陵抵邕州入安南所有導護軍兵合乘驛馬宜來界

首遠迓日烜差御史中贊兼知審刑院事杜國計先至
其太尉率百官自富梁江岸奉迎入館十二月二日日
烜就館見使者四日日烜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
內附二十餘年向者六事猶未見從汝若弗朝則脩爾
城整爾軍以待我師又云爾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
自立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孰慮
之日烜仍舊例設宴于廊下椿等弗就宴旣歸館日烜
遣范明字致書謝罪改宴于集賢殿日烜言先君棄世
予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諭詔書使予喜懼交戰于胷中
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亦必加憐

昔諭六事已蒙赦免若親朝之禮予生長深宮不習乘
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子弟太尉以下亦皆然天使
回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年未十歲亦生長
深宮如何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不敢聞命且我四人
實來召汝非取物也椿等還日烜遣范明字鄭國瓚中
贊杜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稟氣軟弱且道路艱難徒
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益天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
小國之遼遠令臣得與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
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也兼貢方物及二
馴象十六年三月椿等先達京師留鄭國瓚待於邕州

樞密院奏以日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
歲時巧佞雖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
從命來使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
柴椿等四人與杜國計持詔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
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
子弟二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脩爾城池以待其審
處焉十八年十月立安南宣慰司以下顏鐵木兒爲叅
知政事行宣慰使都元帥別設僚佐有差是月詔以光
昺旣沒其子曰烜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以疾爲
辭止令其叔遺愛入覲故立遺愛代爲安南國王二十

年七月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還所留來使帝
卽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爲荆湖占城行省平章政事
帝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以已意諭之行省遣鄂
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十年朝廷復遣陶秉直
持璽書往諭之十一月趙翥抵安南日烜尋遣中亮大
夫丁克紹中大夫阮道學等持方物從翥入覲又遣中
奉大夫范至清朝請郎杜袍直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
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又老父惟務以德
懷之迫于孤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
十年于茲干戈示不復用軍卒毀爲民丁一資天朝貢

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小國地勢瀕
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
朝飽暮饑食不暇給然閣下之命所不敢違擬於欽州
界上永安州地所俟候輸納續諭孤子親身赴闕面奉
聖訓老父在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亡沒孤子
居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子生長遐陬不耐寒暑
不習水土艱難道塗徒暴白骨以小國陪臣往來尚爲
沴氣所侵或十之五六或死者過半閣下亦已素知惟
望曲爲愛護敷奏天朝庶知孤子宗族官吏一一畏死
貪生之意豈但孤子受賜抑一國生靈賴以安全共祝

閣下享此長久自天之大福也二十一年三月陶秉直使還日烜復上表陳情又致書于荆湖占城行省大意與前書畧同又以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聽鄭天祐言交趾通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以爲應援又致書行省其畧曰占城乃小國內屬大軍致討所當哀籲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人事小國亦知之矣今占城遂爲叛逾執迷不復是所謂不能知天知人者也知天知人而反與不能知天知人者同謀雖三尺兒童亦知其弗與况小國乎幸貴省裁之八月日烜弟昭德王陳璨致書於荆湖占城行省自願納款歸降十一月行省右丞

峻都言交趾與真臘占城雲南暹緬諸國接壤可卽其地立省及於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軍鎮戍因其糧餉以給士卒庶免海道轉輸之勞二十二年二月荆湖占城行省言鎮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解馳驛赴占城約右丞峻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日烜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見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界上旣而曲烈及塔海撒里引安南中亮大夫陳德鈞朝散郎陳嗣宗以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願隨

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州日烜移牒邕州言貢期擬
取十月請前途預備丁力若鎮南王下車之日希文垂
報行省命萬戶趙脩已以已意復書復移公文令開路
備糧親迎鎮南王及官軍至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崖領
兵屯可蘭韋大助等處至思明州鎮南王復令移文與
之至祿州復聞日烜調兵拒守丘温丘急嶺隘路行省
遂分軍兩道以進日烜復遣其善忠大夫阮德輿朝請
郎阮文翰奉書與鎮南王言不能親見末光然中心欣
幸以往者欽蒙聖詔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
營站橋梁往往相接實深驚懼幸昭仍忠誠少加矜恤

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護本國生靈庶免逃竄之患
鎮國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持書與德輿同往諭日烜
以興兵之故實爲占城非爲安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
管軍官阮盞屯兵七源州又村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
興道王兵阿里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斟酌
調軍然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撒荅兒斛李邦憲孫祐等
言至可離隘遇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杜
尾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過可離隘至洞
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首將秦岑中傷死聞興道
王在內傍隘又進兵至變住村諭其牧兵開路迎拜鎮

南王不從至內傍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不從官軍遂分六道進攻執其將大僚班段台興道王逃去追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興道王尚有兵船千餘艘距萬劫十里遂遣兵士於泐江求船及聚板木釘灰置塲劔造選各翼水軍令烏馬兒拔都部領數與戰皆敗之得其江岸遺棄文字二紙乃日烜與鎮南王及行省平章書復稱前詔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以占城既臣復叛之故因發大軍經由本國殘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也伏望勿外前詔勒回大軍本國當具貢物馳獻復有異於前者行省復以書抵之以爲朝廷調兵討

占城屢移文與世子俾開路備糧不意故違朝命俾興道王輩提兵迎敵射傷我軍與安南生靈爲禍者爾國所行也今大軍經爾國討占城乃上命世子可詳思爾國歸附已久宜體皇帝涵洪慈憫之德卽令退兵開道安諭百姓各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無擾世子宜出迎鎮南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止於安南開府因令其使阮文翰達之及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烜調其聖翊等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行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敗走官軍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泐江布兵船立木柵

見官軍至岸卽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其阮奉御奉
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軍行省復移文責之遂
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仍令阮效銳奉書謝罪并獻
方物且請班師行省復移文招諭遂調兵渡江壁於安
南城下明日鎮南王入其國宮室盡空惟留屢降詔勅
及中書牒文盡行毀抹外有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
軍消息及拒敵事情日烜僭稱大越國王憲天體道大
明光孝皇帝陳威晃禪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
上顯慈順天皇太后表章於上行使昊天成命之寶日
烜卽居太上皇之位見立安南國王係日烜之子行紹

寶年號所居宮室五門額書大興之門左右掖門正殿
九間書天安御殿正南門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此
國內郡縣假有外寇至當死戰或力不敵許於山澤逃
竄不得迎降其險隘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
船登岸之軍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
興道王范殿前領兵船復聚萬劫江口阮盡駐西路永
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解與唆都等兵至自占
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二千餘里王
宮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擊其昭孝王大僚護皆死昭
明王遠遁不敢復出又於安演州清化長安獲亡宋陳

元史卷二百九 友傳 十三
尚書塔交趾梁奉御及趙孟信葉郎將等四百餘人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事右丞寬徹引萬戶忙古解孛羅哈荅兒由陸路李左丞引烏馬兒拔都由水路敗口烜兵船禽其建德侯陳仲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義侯父武道侯及子明智侯塔張懷侯并張憲侯亡宋官曾參政蘇少保子蘇寶章陳尚書子陳丁孫相繼率衆來降唐兀解劉珪皆言占城無糧軍難久駐鎮南王令唆都引元軍於長安處就

糧日烜至安邦海口棄其舟楫甲仗走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復於陸路追三晝夜獲生口稱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興道王及其子三艘太師八十艘走清化府唆都亦報日烜太師走清化烏馬兒拔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唆都襲擊其太師等兵復令唐兀解泐海追日烜亦不知所往日烜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降乃遣明里昔班等送彰憲侯文義侯及其弟明誠侯昭國王子義國侯入朝文義侯得北上彰憲侯義國侯皆爲興道王所殺彰憲侯死義國侯脫身還軍中官軍聚諸

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之乃領軍還是日劉世英與興道王興寧王兵二萬餘人力戰又官軍至如月江日烜遣懷文侯來戰行至冊江繫浮橋渡江左丞唐兀解等軍未及度而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力戰始得出境唐兀解等馳驛上奏七月樞密院請調兵以今年十月會潭州聽鎮南王及阿里海牙擇帥總之二十三年正月詔省臣共議遂大舉南伐二月詔諭安南官吏百姓數日烜罪惡言其戕害叔父陳遺愛及弗納

達魯花赤不顏鐵木兒等事以陳益稷等自拔來歸封益稷爲安南國王賜符印秀峻爲輔義公以奉陳祀申命鎮南王脫驩左丞相阿里海牙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五月發忙古臺麾下士卒合鄂州行省軍同征之官兵入其境日烜復棄城遁六月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觸瘴癘多死傷者羣生愁歎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又兼交趾已嘗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

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爲晚湖廣行省臣線哥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於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乞緩師南伐樞密院以聞帝卽日下詔止軍縱士卒各營益稷從師還鄂二十四年正月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南又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

參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與魯赤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參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節制五月命右丞程鵬飛還荆湖行省治兵六月樞密院復奏令烏馬兒與樊參政率軍士水陸並進九月以瓊州路安撫使陳仲達南寧軍民總管謝有奎延欄軍民總管符庇成出兵船助征交趾並令從征日烜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貢十一月鎮南王次思明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字羅合答兒以漢

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奧魯赤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爲前鋒烏馬兒焚楫以兵由海道經王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舟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孛羅合荅兒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十二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與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又命程鵬飛阿里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脩普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度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敢喃堡諸軍攻下之二十五

年正月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迂張文虎等糧船奧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聞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發兵皆破之斬萬餘級二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得船二百艘米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

至且天時已熟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爲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樊楫將水兵先還程鵬飛塔出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艘文虎擊之所殺畧相當至綠水洋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於海趨瓊州費拱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州與張文虎合徐慶糧船漂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鎮南王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命萬戶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出關諜知日烜及

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單巴縣趨盃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奧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十一月以劉庭直李思衍萬奴等使安南持詔諭日烜來朝二十六年二月中書省臣奏旣罷征交趾宜拘收行省符印四月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燁遣使來貢二十八年十一月鎮守永州兩淮萬戶府上千戶蔡榮上書言軍事大要以朝廷賞罰不明士不用命將帥不和坐失事機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書

上不報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
孚持詔再諭日燔來朝詔曰省表具悉去歲禮部尚書
張立道言曾到南安識彼事體請往開諭使之來朝因
遣立道往彼今汝國罪愆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若曰孤
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
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喻汝當具聞
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欺於義安在三十年梁曾等使
還日燔遣陪臣陶子奇等來貢廷臣以日燔終不入朝
又議征之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侯王亦
里吉解等同征安南勅至鄂州與陳益稷議八月平章

不忽木等奏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帑船百斛者
千艘用軍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
二萬石鹽二十一萬斤預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
鈔二錠器仗凡七十餘萬事國傑設幕官十一人水陸
分道並進又以江西行樞密院副使徹里蠻爲右丞從
征安南陳巖趙脩已雲從龍張文虎岑雄等亦令共事
益稷隨軍至長沙會寢兵而止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卽
位命罷征遣陶子奇歸國日燔遣使上表慰國哀并獻
方物六月遣禮部侍郎李衍兵部郎中蕭泰登持詔往
撫綏之其畧曰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守大統踐祚之

始大肆赦宥無間遠近惟爾安南亦從寬宥已勅有司
罷兵遣陪臣陶子奇歸國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天者
其審思之大德五年二月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
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
陳言征收交趾文書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
遣使持詔責以大義三月遣禮部尚書馬合馬禮部侍
郎喬宗亮持詔諭日燁大意以汝霖等所爲不法所宜
窮治朕以天下爲度勅有司放還自今使价必須選擇
有所陳請必盡情恂向以虛文見給曾何益於事哉勿
憚改圖以貽後悔中書省復移牒取萬戶張榮實等二

人與去使偕還武宗卽位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至大
四年八月世子陳日食遣使奉表來朝仁宗皇慶二年
正月交趾軍約三萬餘衆馬軍二千餘騎犯鎮安州雲
洞殺掠居民焚燒倉廩廬舍又陷祿洞知洞等處虜生口
孳畜及居民貲產而還復分兵三道犯歸順州屯兵
未退廷議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四月復得報交趾世
子親領兵焚養利州官舍民居殺掠二千餘人且聲言
昔右江歸順州五次劫我大源路掠我生口五千餘人
知養利州事趙珏禽我思浪州商人取金一碾侵田一
千餘頃故來讐殺六月中書省俾兵部員外郎阿里溫

沙樞密院俾千戶劉元亨同赴湖廣行省詢察之元亨等親詣上中下由村相視地所詢之居民農五又遣下思明知州黃嵩壽往詰之謂是阮盞世子太史之奴然亦未知是否於是牒諭安南國其畧曰昔漢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聲教所及之地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來懷撫之惠亦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今胡自作不靖禍焉斯啓雖由村之地所係至微而國家輿圖所關甚大兼之所殺所虜皆朝廷係籍編戶省院未敢奏聞然未審不軌之謀誰實主之安南回牒云邊鄙鼠竊狗偷輩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且以貨賂借

至元亨復牒責安南飾辭不實却其貨賂且曰南金象齒貴國以爲寶而使者以不貪爲寶來物就付回使請審察事情明以告我而道里遼遠情辭虛誕終莫得其要領元亨等推原其由因交人向嘗侵永平邊境今復倣効成風兼聞阮盞世子乃交趾跋扈之人爲今之計莫若遣使諭安南歸我土田返我人民仍令當國之人正其疆界究其主謀開釁之人戮於境上申飭邊吏毋令侵越却於永平置寨募兵設官統領給田土牛具令自耕食編立部伍明立賞罰令其緩急首尾相應如此則邊境安靜永保無虞事聞有旨俟安南使至卽以諭

之自延祐初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場寧謐貢獻不絕泰
定元年世子陳日燿遣陪臣莫節夫等來貢益稷久居
於鄂遙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當成宗朝賜田二百頃
武宗朝進銀青榮祿大夫加金紫光祿大夫復加儀同
三司文宗天曆二年夏益稷卒壽七十有六詔賜錢五
千緡至順元年謚忠懿王三年夏四月世子陳日燿遣
其臣鄧世延等二十四人來貢方物

元史卷二百九終

元史卷二百一十

列傳第九十七

皇明翰林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臣王禕等奉勅脩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奉直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周如砥等奉勅重校刊

緬

緬國爲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
不遠者又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城郭屋廬以居有象
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
又次用檳榔葉蓋騰譯而後通也世祖至元八年大理

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遣乞解脫因等使緬國招諭其王內附四月乞解脫因等導其使价博來以聞十年二月遣勅馬刺失里乞解脫因等使其國持詔諭之曰間者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差乞解脫因導王國使价博詣京師且言嚮至王國但見其臣下未嘗見王又欲觀吾大國舍利朕矜憫遠來即使來使覲見又令縱觀舍利益詢其所來乃知王有內附意國雖云遠一視同仁今再遣勅馬刺失里及禮部郎中國信使乞解脫因工部郎中國信副使卜云失往諭王國誠能謹事大之禮遣其子弟若貴近臣僚一來以彰我國

家無外之義用敦永好時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誰所好王其思之十二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得金齒頭目阿郭之言曰乞解脫因之使緬乃故父阿必所指也至元九年三月緬王恨父阿必故領兵數萬來侵執父阿必而去不得已厚獻其國乃得釋之因知緬中部落之人猶羣狗耳比者緬遣阿的八等九人至乃候視國家動靜也今白衣頭目是阿郭親戚與緬爲隣嘗謂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

以爲引道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必須征討六月樞密院以聞帝曰姑緩之十一月雲南省始報差人探伺國使消息而蒲賊阻道今蒲人多降道已通遣金齒于額總管阿禾探得國使達緬俱安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然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戶說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未降部族乳剗南甸阿禾告急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千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披甲背負戰樓兩旁

挾大竹箐置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退之三里抵寨門旋濘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官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追破其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于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氈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阿禾阿昌邀

殺歸者無幾官軍負傷者雖多惟蒙古軍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餘無死者十月雲南省遣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刺丁率蒙古、爨、摩些軍三千八百四十餘人征緬至江頭深蹂酋首細安立砦之所招降其磨欲等三百餘砦土官曲蠟蒲折戶四千孟磨愛呂戶一千磨柰蒙匡里荅八刺戶二萬蒙忙甸土官南祿堡戶一萬木都彈禿戶二百九三萬五千二百戶以天熱還師十七年二月納速刺丁等上言緬國輿地形勢皆在臣目中矣先奉旨若重慶諸郡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寧請益兵征之旁以問丞相脫里奪海脫里奪海口陞

下初命發合刺章及四川與阿里海牙麾下士卒六萬人征緬今納速刺丁止欲得萬人帝曰是矣卽命樞密繕甲兵脩武備議選將出師五月詔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刺海領之與前所遣將同征緬十九年二月詔思播叙諸郡及亦奚不薛諸蠻夷等處發士卒征緬二十年十一月官軍伐緬克之先是詔宗王相吾荅兒右丞太卜叅知政事也罕的斤將兵征緬是年九月大軍發中慶十月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相吾荅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

元史卷一百一十四
甸徑抵其國與太子軍會令諸將分地攻取破其江頭
城擊殺萬餘人別令都元帥玄世安以兵守其地積糧
餉以給軍士遣使持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十一月緬
王遣其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納款爲孟
乃甸白衣頭目解塞阻道不得行遣騰馬宅者持信搭
一片來告驃甸土官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
給榜遣騰馬宅回江頭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報西平
緬麗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摻持榜至江頭城付
阿必立相忙直卜筭二人期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宣
撫司率蒙古軍至驃甸相見議事阿必立相乞言於朝

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尋遣鎮西平
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使其國二十三年
十月以招討使張萬爲征緬副都元帥也先鐵木兒征
緬招討司達魯花赤千戶張成征緬招討使金虎符敕
遣戰船將兵六千人征緬俾禿滿帶爲都元帥總之雲
南王以行省右丞愛魯奉旨征收金齒察罕迭吉連地
撥軍一千人是月發中慶府繼至永昌府與征緬省官
會經阿昔甸差軍五百人護送招緬使怯烈至太公城
二十四年正月至忙乃甸緬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
所執囚於昔里怯答刺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

木浪周等四人爲途雲南王所命官阿難荅等亦受害
二月怯烈自忙乃甸登舟留元送軍五百人于彼雲南
省請今秋進討不聽旣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
喪師七千餘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二月以
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嘗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
入朝請歲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疋馴象二十糧萬石
詔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緬王賜銀印子信合八
的爲緬國世子賜以虎符三年三月緬復遣其世子奉
表入謝自陳部民爲金齒殺掠率皆貧乏以致上供金
幣不能如期輸納帝憫之止命間歲貢象仍賜衣遣還

四年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
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窟麻刺哥撒八逃詣京師
令忙完秃魯迷失率師往問其罪蠻賊與八百媳婦國
通其勢張甚忙完秃魯迷失請益兵又命薛超兀而等
將兵萬二千人征之仍令諸王闊闊節制其軍六月詔
立窟麻刺哥撒八爲王賜以銀印秋七月緬賊阿撒哥
也弟者蘇等九十一人各奉方物入朝命餘人置中慶
遣者蘇等來上都八月緬國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闕自
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五年九月雲南叅知政事高慶
宣撫使察罕不花伏誅初慶等從薛超兀而圍緬兩月

城中薪食俱盡勢將出降慶等受其重賂以炎暑瘴疫為辭輒引兵還故誅之十月緬遣使入貢

占城

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間廣南西道宣慰使馬成旺嘗請兵三千人馬三百匹征之十五年左右丞唆都以宋平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失里咱牙信合八刺哈迭瓦有內附意詔降虎符授榮祿大夫封占城郡王十六年十二月遣兵部侍郎教化的總管孟慶元萬戶孫勝夫與唆都等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十七年二月占城國王保寶旦拏囉耶叩南詔占把地

囉耶遣使貢方物奉表降十九年十月朝廷以占城國主孛由補刺者吾曩歲遣使來朝稱臣內屬遂命左丞唆都等卽其地立省以撫安之旣而其子補的專國負固弗服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使暹國宣慰使尤求賢亞闌等使馬八兒國舟經占城皆被執故遣兵征之帝曰老王無罪逾命者乃其子與一蠻人耳苟獲此兩人當依曹彬故事百姓不戮一人十一月占城行省官率兵自廣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大州東南止山西旁木城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回回三梢

砲百餘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宇由補刺者吾親率重兵屯守應援行省遣都鎮撫李天祐總把賈南招之七徃終不服十二月招真臘國使速魯蠻請徃招諭復與天祐南偕行得其回書云已脩木城備甲兵刻期請戰二十年正月行省傳令軍中以十五日夜半發船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金總把栗全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斌百戶趙達以三百人攻東面沙嘴省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舟行至天明泊岸爲風濤所碎者十七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迎敵矢石交

下自卯至午賊敗北官軍入木城復與東北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供餉餽者數萬人悉潰散國土棄行宮燒倉廩殺未賢亞闌等與其臣逃入山十七日整兵攻大州十九日國主使報荅者來求降二十日兵至大州東南遣報荅者回許其降免罪二十一日入大州又遣博思兀魯班者來言奉王命國主太子後當自來行省傳檄召之官軍復駐城外二十三日遣其舅寶脫秃花等三十餘人奉國王信物雜布二百疋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甕爲質來歸欸又獻金葉九節標槍曰國主欲來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見

元史卷二百一十八
列傳八
誠意長子補的期三日請見省官却其物寶脫秃花曰
不受是薄之也行省度不可却姑令收置乃以上聞寶
脫秃花復令其主第四子利世麻八都八德刺第五子
世利印德刺來見且言先有兵十萬故求戰今皆敗散
聞敗兵言補的被傷已死國主頰中箭今小愈愧懼未
能見也故先遣二子來議赴闕進見事省官疑其非真
子聽其還諭國主早降且以問疾爲辭遣千戶林子全
總把栗全李德堅偕往覘之二子在途先歸子全等人
山兩程國主遣人來拒不果見寶脫秃花謂子全曰國
主遷延不肯出降今反揚言欲殺我可歸告省官來則

來不來我當執以徃子全等回營是日又殺何子志皇
甫傑等百餘人二月八日寶脫秃花又至自言吾祖父
伯叔前皆爲國主至吾兄今孛由補刺者吾殺而奪其
位斬我左右二大指我實怨之願禽孛由補刺者吾補
的父子及大拔撒機兒以獻請給大元服色行省賜衣
冠撫諭以行十三日居占城唐人曾延等來言國主逃
於大州西北鴉候山聚兵三千餘弁招集他郡兵未至
不日將與官軍交戰懼唐人泄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
而逃來十五日寶脫秃花偕宰相報孫達兒及撮及大
師等五人來降行省官引曾延等見寶脫秃花詰之曰

延等姦細人也請繫縲之國主軍皆潰散安敢復戰又
言今未附州郡凡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之舊州水路
乞行省與陳安撫及寶脫禿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諭攻
取陸路則乞行省官陳安撫與已往禽國主補的及攻
其城行省猶信其言調兵一千屯半山塔遣子全德堅
等領軍百人與寶脫禿花同赴大州進討約有急則報
半山軍子全等比至城西寶脫禿花背約間行自北門
乘象遁入山官軍獲謀者曰國主實在鴉候山立紫聚
兵約二萬餘遣使交趾真臘閣婆等國借兵及徵賓多
龍舊州等軍未至十六日遣萬戶張顒等領兵赴國主

所棲之境十九日顒兵近水城二十里賊浚濠塹拒以
大木官軍斬刈超垣奮擊破其二千餘衆轉戰至木城
下山林阻隘不能進賊旁出截歸路軍皆殊死戰遂得
解還營行省遂整軍聚糧剗木城遣總管劉金千戶劉
涓岳榮守禦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唆都領軍回十五日
江淮省所遣助唆都軍萬戶忽都虎等至古城唆都舊
制行省舒眉蓮港見營舍燒盡始知官軍已回二十日
忽都虎令百戶陳奎招其國主來降二十七日占城主
遣王通事者來稱納降忽都虎等諭令其父子奉表進
獻國主遣文勞印大巴南等來稱唆都除蕩其國貧無

以獻來年當備禮物令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令其孫濟目理勒蟄文勞叩大巴南等奉表歸款是年命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奉鎮南王脫歡發兵假道交趾伐占城不果行

暹

暹國當成宗元貞元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賜來使素金符佩之使急追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予兒舊相讐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暹人勿傷麻里予兒以踐爾言大德三年暹國主上言其父在位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及金縷衣乞循

舊例以賜帝以丞相完澤答刺罕言彼小國而賜以馬恐其隣忻都輩譏議朝廷仍賜金縷衣不賜以馬

爪哇

爪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而其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者惟爪哇之役為大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詔福建行省除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平章政事征爪哇會福建江西湖廣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四

元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降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金衣段百端用備功賞亦黑迷失等陛辭帝曰卿等至瓜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瓜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面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領省事赴泉州興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渚啓行三十年正月至拘欄山議方畧二月亦黑迷失孫參政先領本省幕官并招諭瓜哇等處宣慰司官曲出海牙楊梓全忠祖萬戶張塔刺赤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於吉利門弼興進至瓜哇之杜

並足與亦黑迷失等議分軍下山斥水陸並進弼興孫參政帥都元帥那海萬戶甯居仁等守水軍自杜並足由戎牙路港口至八節澗興與亦黑迷失帥都元帥鄭鎮國萬戶脫歡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戶申元爲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萬戶褚懷遠李忠等乘鑛鋒船由戎牙路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赴八節澗期會招諭瓜哇宣撫司官言瓜哇主壻土罕必闍耶舉國納降土罕必闍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其州不花全忠祖引其宰相昔刺難荅吒耶等五十餘人來迎三月一日會軍八節澗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莆奔大海乃瓜哇咽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三十一
喉必爭之地又其謀臣希寧官沿河泊舟觀望成敗再三招諭不降行省於澗邊設偃月營留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李忠等領水軍鄭鎮國省都鎮撫倫信等領馬步軍水陸並進希寧官懼棄船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都元帥那海萬戶審居仁鄭珪高德誠張受等鎮八節澗海口大軍方進土罕必闍耶遣使來告葛郎王追殺至麻喏巴歇請官軍救之亦黑迷失張叅政先往安慰土罕必闍耶鄭鎮國引軍赴章孤接援興進至麻喏巴歇却稱葛郎兵未知遠近興回八節澗亦黑迷失尋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興赴麻喏巴歇七日葛

郎兵三路攻土罕必闍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孫叅政率萬戶李明迎賊於西南不遇興與脫歡由東南路與賊戰殺數百人餘奔潰山谷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興再戰至晡又敗之十五日分軍爲三道伐葛郎期十九日會荅哈聽砲聲接戰土虎登哥等水軍泝流而上亦黑迷失等由西道興等由東道進土罕必闍耶軍繼其後十九日至荅哈葛郎國主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連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人國主人內城拒守官軍圍之且招其降是夕國王哈只葛當出降撫諭令還四月二日遣土罕必闍耶還其地具

入貢禮以萬戶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二百護送十九日土罕必闡耶背叛逃去留軍拒戰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省掾馮祥皆遇害二十四日軍還得哈只葛當妻子宮屬百餘人及地圖戶籍所上金字表以還事見史弼高興傳

瑠求

瑠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漸低近瑠求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彭

湖已下遇颶風發作漂流落漈回者百一瑠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代諸蕃市舶不聞至其國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九月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不聽命則遂伐之朝廷從其請繼有書生吳志斗者上言生長福建熟知海道利病以爲若欲收附且就澎湖發船往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也冬十月乃命楊祥充宣撫使給金符吳志斗禮部員外郎阮鑒兵部員外郎並給銀符往使瑠求詔曰收撫江南已十七年海外諸蕃罔不臣屬惟瑠求邇聞境未會歸附議者請卽加兵朕惟祖宗立法凡不庭之

元史卷三十一 列傳 十四
國先遣使招諭來則按堵如故否則必致征討今止其
兵命楊祥阮鑿往諭汝國果能慕義來朝存爾國祀保
爾黎庶若不効順自恃險阻舟師奄及恐貽後悔爾其
慎擇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澳舟行至
是日巳時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
里祥稱是瑠求國鑿稱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
以其人衆不親上令軍官劉閏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
一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輝者登岸岸上人衆不曉三
嶼人語爲其殺死者三人遂還四月二日至澎湖祥責
鑿志斗已到瑠求文字二人不從明日不見志斗蹤跡

覓之無有也先志斗嘗斥言祥生事要功欲取富貴其
言誕妄難信至是疑祥害之祥頽稱志斗初言瑠求不
可往今祥已至瑠求而還志斗懼罪逃去志斗妻子訴
于官有旨發祥鑿還福建置對後遇赦不竟其事成宗
元貞三年福建省平章政事高興言今立省泉州距瑠
求爲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調兵力興請
就近試之九月高興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州新軍萬戶
張進赴瑠求國禽生口一百三十餘人

三嶼

三嶼國近瑠求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誘之平章

政事伯顏等言臣等與識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
時有至泉州爲商賈者去年入瑠求軍船過其國國人
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它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馬八兒等國

海外諸蕃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
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
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
世祖至元間行中書省左丞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
諸蕃未幾占城馬八兒國俱奉表稱藩餘俱藍諸國未
下行省議遣使十五人往諭之帝曰非唆都等所可專

也若無朕命不得擅遣使十六年十二月遣廣東招討
司達魯花赤楊庭璧招俱藍十七年三月至其國國王
必納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刺木省書回回字降表附庭
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十月授哈撒兒海牙俱藍國
宣慰使偕庭璧再往詔諭十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
三月抵僧伽耶山舟人鄭震等以阻風乏糧勸往馬八
兒國或可假陸路以達俱藍國從之四月至馬八兒國
新村馬頭登岸其國宰相馬因的謂官人此來甚善本
國船到泉州時官司亦嘗慰勞無以爲報今以何事至
此庭璧等告其故因及假道之事馬因的乃託以不通

元史卷三十一 列傳 十六
爲辭與其宰相不阿里相見又言假道不阿里亦以它
事辭五月二人蚤至館屏人令其官者爲通情實乞爲
達朝廷我一心願爲皇帝奴我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
必闡赤赴筭彈華言國主也告變筭彈籍我金銀田產妻孥
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筭彈兄弟五人皆聚加一之
地議與俱藍交兵及聞天使來對衆稱本國貧陋此是
妄言凡回回國金珠寶貝盡出本國其餘回回盡來商
賈此間諸國皆有降心若馬八兒旣下我使人持書招
之可使盡降時哈撒兒海牙與庭壁以阻風不至俱藍
遂還哈撒兒海牙入朝計事期以十一月俟北風再舉

至期朝廷遣使令庭壁獨往十九年二月抵俱藍國國
主及其相馬合麻等迎拜璽書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
忙里八的入貢時也里可溫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
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
幣遣使入覲會蘇木達國亦遣人因俱藍主乞降庭壁
皆從其請四月還至那旺國庭壁復說下其主忙昂比
至蘇木都刺國國主土漢八的迎使者庭壁因喻以大
意卽日納款稱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蠻二人入朝二十
年馬八兒國遣僧撮及班入朝五月將至上京帝卽遣
使迂諸途二十三年海外諸蕃國以楊庭壁奉詔招諭

元史卷二百一十
至是皆來降諸國凡十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
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
斛曰蘇木都刺皆遣使貢方物

元史卷二百一十終

